

天

山

水

山  
水  
山  
水

山  
水

鄒證因著

尼山劫

上海廣藝書局印

# 目次

- 一、尼山妖廟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舊友重逢……………九
- 三、火煉金身……………一七
- 四、幻境惡衆……………二六
- 五、聖母顯靈……………三四
- 六、雷殛財虜……………四二
- 七、仙顏隱現……………五〇
- 八、法斬妖狐……………五八
- 九、起死回生……………六七
- 十、僵屍作祟……………七六

# 尼山劫

(一集)

鄭證因著

## 一 尼山妖廟

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，這是在中國極具名勝的地方，物產頗豐，民性善良，這一帶的土地肥沃，農產和礦產全是極大的富源，本篇開始的時代，因為是閉關自守，像尼山一帶的礦產全沒開發出來，可是山地一帶出產也很大，所以這一帶可以說是民豐物阜，在曲阜縣也是一個商業繁盛之區，農村中輕易遭不到災荒，水患是少年不常有，就是趕上旱年缺雨，這一帶的農村，也能夠落一半的收成，農民們又是十分儉樸，所以曲阜縣境內，百姓們倒顯得安安樂樂，過着莊稼日子。

可是最近幾年來，因為鄉民沉迷迷信，不爭生產，所以這曲阜縣竟變了樣，不只這一縣，兗州府所管的幾縣，商業漸漸的衰敗下來，農村中的收成一年比一年減少，在尼山附近大小村落中，居然也看到鶉衣的貧民來，這種情形為兗州府境內百八十年來所僅見。

縣城中大商家倒閉的無數，小一點買賣，也不過是苟延殘喘，可是縣城中，在這二年來，却單發達了一種買賣，就是蠟燭紙礪店，這種買賣比以前多添了四五家，每家的營業全是蒸蒸日上，整天的顧客，不絕於門，這種生意利市三倍，並且決不是農村中一種習慣性的

節廟期，香蠟紙錄賣的多，平時也是一樣，不只於是曲阜縣是這樣，兗州府所管轄的數縣差不多全是這樣，內中以曲阜縣爲甚，附近尼山上更有一座極大的廟場，也是最近幾年，香火突然盛起來，這尼山上每月常川的有許多善男信女，從多遠的路趕到這裏燒香還願，求神拜佛。

在那種封建時代，不論什麼地方也是一樣，鄉民們全是迷信神權，可是過去這個曲阜縣決沒有鬧得這麼盛，你只要入了縣境，你聽不見別的，雖不是家家戶戶，可是你走不出幾步去，耳中就能聽到，木魚鐘磬，念佛之聲，把一個曲阜縣的全縣境內，簡直是變成佛國善地了。

在這尼山上抱日峯下，從前有一個尼菴，名叫天妃菴，這尼山上的廟是很多，天妃菴是一個不大的廟場，裏面不過是幾個尼僧在裏修行，香火並不盛，現在可不同了，這天妃菴不只於在尼山成了一個唯一的大叢林，他更掌着兗州府數縣的佛教，現在已經改名叫天妃宮，重行修建之後，這座天妃宮，好個莊嚴華麗，已經有十幾座大殿，以天妃殿天妃龕，工程最大，並且屢顯靈蹟，到處傳揚，所以這尼山一帶，整年的有上千上萬的商民百姓，男男女女，往天妃宮來進香。

這時已到了四月初八日，正是佛教中一個最莊嚴的日期，尼山的這座天妃宮，從三天頭裏，沿着山邊下，就到了不少外縣來進香的，一輛輛做棚車上，全插着黃旗，這些進香的人，真有好幾百里地趕到這裏，求神護佑，在這個大廟期，這山邊下倒是有許多趕生意的，在這裏臨時的搭起蓆棚來，也有賣飲食的，也有賣農具的，但是最可怪的在離得山口稍遠些，

竟有一個小小的集市，這裏所聚集的數百個小販，他們所賣的全是舊衣服，舊用具，這種情形很反常，凡是賣這種東西的，你更聽到他們口音，完全是本縣內各村莊的人，他們也不是用這些東西來取利，完全是趁着這個廟期，把各人家中所穿的所用的，搬到這裏也就爲得易於脫手，可是內中竟有些人將將的把家中所帶來的衣物變賣後，得了錢他們立刻去買香燭紙鏢，跟着進香的人，一同走進山去，到天妃宮去燒香還願，拜佛祈福，趕到進完了香，錢也完了，衣物也完了，却又垂頭喪氣，但是偶然你聽到他們講話時，這種愚蠢的舉動，却是出於情願，一點也不嫌寬，口中還不時禱告着，他是一片誠心，早晚天妃必要降福，我們早晚一定能過好日子的。就是街頭一個極小的販，差不多手腕子上也纏着一掛念珠，天妃宮，這麼大的廟場，香火這麼盛，到處傳揚的這麼靈異，所以連外籍的客人到這一帶經商，全想到尼山來瞻仰瞻仰。

這天正是天妃宮廟場的正日子，從天一亮，沿着山道，進香的人絡繹不斷，此時在這香客中，却有兩個人是外省口音，一個年歲在五旬左右，一個是很年輕，也就是二十多歲，這兩人也是商人打扮，衣服穿得很樸素，這個少年手中也提着香燭紙鏢，順着山邊走上來，在山道兩旁這一帶，可沒有作別的營業了，完全是賣香的攤子，還是對面排着，這段山道足有三里多地長，雖則看不出準數來，至少賣香的也有三四百處，一直的到了天妃宮附近，這一帶山路很寬，到處裏修整得也平坦，順着山道兩旁，全種着樹，在這一片平坦山頭前，迎面現起一座高大的牌坊，油飾的極新，過了這道牌坊，這一帶除了香客，却沒有香販了，遠遠望到天妃宮的山門，真是金壁輝煌，兩根大椀桿上高懸着寶幡，上面的金鈴被風擺動，嘩嘩

嘩嘍在上邊響着，在這牌坊下面已經佈滿了一片梅檀之氣，尤其是這座天妃宮內，到處裏香烟瀾漫，真有些祥雲繚繞，寶霧繽紛的氣派，這一老一少，隨着一班香客，走進天妃宮的山門。

裏邊很大的地方，東西鐘鼓樓，全是新建築的，上面已經有人鳴鐘擊鼓，迎着山門一座歡喜佛，那裏的香爐內，也堆滿了燃燒着的一束束高香，此時正有兩名司香的老道婆，從爐中把那才行燃燒的香取出來，用水浸滅，扔在一個大筐中，在這歡喜佛的佛座後，已經堆着四五筐，正有壯漢們抬起來，順着鐘鼓樓後轉向後面夾道，可是凡是走進山門的善男信女們，照舊的往那爐中一束束的插去，因為人太多，就無法把那束香直立於爐內，這班燒香的香客們，可依然是面色莊重，口中不知禱告着什麼，那束香放到爐中，就是立時被看爐的取去，可也沒有一個人去問他。

從山門內歡喜佛轉過去，後面一道門，裏邊是一個極大的院落，當中是一丈多寬的白石頭甬道，順着甬道兩旁，也全有樹木，迎面一座高大的佛殿，十二扇朱色的格扇，全行打開，那佛殿雖是那麼寬大，可是進香的人，已經擠滿，裏面靠佛座一帶，非常莊嚴，那一堂黃銅的五祀，足有三四尺高，一個大鐵爐，那可不是香客們燒香之處，粗如兒臂的兩支巨蠟，光華閃爍，旁邊的佛燈，也是火苗子竄起數寸高，當中爐內，一束三尺多高的高香，已經燒得過半，在這佛座前單有一個像馬槽般的香爐，比佛座矮，這個大爐內一束束的香已經在堆積着，看爐的也是不住手在提取，鐘鼓是一聲接一聲的，銅磬也在響着，在這大香爐前，有無數的善男信女，彼此全擠在一處爭先恐後，朝着迎面高大的神龕膜拜着，在神案前單有兩名

女道士，穿得十分齊整，他們面前守着一個天籟籬，裏面的銅錢全滿了，這兩個女道士不住的合十，向這一班進香的香客們說着：「施主們多佈施，多造福，天妃聖母一定要賜福給你們。」這班燒香叩拜的人，一個個還是慷慨異常，全是大把的錢往籬內擲，他們在這裏燒完了香，紛紛的又轉向後殿，人真是像潮水一般往裏擁。

這個外籍的香客一老一少，隨着一班人走進大殿之後，却躲向旁邊，把帶來的香擲在爐裏兩束，這兩人似乎因爲人太多，連叩拜的地方全沒有了，立刻撤身退向一旁，這一老一少從這座大殿隨着一班香客轉向後面，第二層大殿，也是那麼擁擠異常，連兩邊的配殿照樣的香烟繚繞，這個老者向身旁的少年示意，不必跟着衆人往裏擠了，向後面張望了一下，後面還有一層大殿，但是通着後面的門那裏人很清靜，這一老一少一直的撲奔後面這個月洞門，那裏雖則也有人出入，遠遠的已經很顯然的分別出來，凡是到後面去的，和前邊這些香客不同，全是衣服齊整，多半身邊還帶着從人，這兩人走到了月洞門邊，剛要往裏走時，月洞門內有一名女道士，向這兩個香客打量一下，却說道：「請施主們止步，這後面是天妃殿，不到知審處掛了號的，這裏是不准進來的，請施主們到別的殿去進香吧。」這個老者決不細問，道姑這麼一說，老者已然明白，連進香也要分等級，這個地方不是平常香客所進來的地方，全得在天妃宮有大佈施，才可以得到他們允許往後殿去，遂和這個少年轉身退回來，把配殿兩旁轉了一遭，仔細的看了看後面，這座天妃宮內，到處裏金壁輝煌，也看不清後面究竟還有多大地方，這個老者吩咐這個少年把所帶的香燭，全在這配殿燒掉，遂招呼這個少年離開了天妃宮，順着山道走下來。



遠遠的看到也有車也有轎，這進香的人，大概四鄉八鎮，所有的人全出來了，順着尼山邊完全是車轎香客，這種盛況，老者看着不住搖頭，到了山脚下，這個少年道：「表叔，咱們這趟算白來了，天妃宮的靈蹟一點沒看到，來回跑這麼十幾里，還不如老老實實的在店中歇半天。」這老者微微一笑道：「陸蛟，這二年你在家中呆得懶了，你雖然年歲不大，像這種大廟會，你看見過幾次。」這個少年道：「這還是頭一遭，不過我覺得這真是廢時失業，勞民傷財的事，地方上的官長，爲甚麼不出來禁止？」老者看了看身邊沒人，向這少年道：「你口頭可要謹慎些，天妃聖母的靈異，你也聽見當地人大致說過，不許你胡言亂語，咱們朝晚回店，明天一早，趕奔仁和鎮。」這少年才不敢隨便往下說，跟着老人走進了縣城，就住在曲阜縣的南關內、福來店中。

現在店房裏客人可滿着了，可完全是外縣到這裏來燒香還願的香客，經商作買賣的客人，找不出一兩個來，這老少二人回到福來店內，店伙迎着頭的，口頭上也在說着：「老客，帶福回來了。」這老者微微一笑，也不答他的話，進了自己房間，叫伙計打了臉水泡茶，兩人歇息着。

這兩個人他們原本是河北密雲人，這個年歲大的名叫王太冲，少年名叫陸蛟，這兩人是表叔姪的親戚，也全是風塵中人物，這王太冲在密雲縣城外，家中頗有些田園，種着不少菓木園子，他從少年時就有一片雄心，自己總要創一番事業，不倚靠祖遺的產業，在家中坐享清福，所以他從二十歲，也會經過商，也曾入過大營，雖則那一件事也沒發達起來，可是他足跡走遍了各省，個人自幼更得到家傳的一身武功本領，在鄉間讀書時，更遇到一個潦倒的名士，學問很好，王太冲跟隨這位老師念了八年書，所以文學造就的也很好，他更抱定了自

其食力，奔走江湖，天性又愛好遊玩名山大川，所以他這個人在江湖歷練了不下四十多年，確是已成了一個千錘百煉的人物。王太冲人也很老誠慎重，他很有些俠腸熱骨，但是在江湖上決不胡鬧，不到十分不得已時，決不出手，他出手每作一件事，總要有始有終，有起有落，他這個人在外貌看來，很像一個行商，誰也看不出他有學問，有本領來。在最近六七年來，自己家中的困達因為和宗族們屢起糾葛，個人遂輕易不出來，守在家鄉中，照顧着田園，個人把一個表姪陸蛟收在身邊，因為陸蛟的父母全去世，無倚無靠，這孩子很聰明，王太冲十分喜愛這個表姪，個人是只有一個兒子，名叫起鳳，這些年來遂在家中教授這兩個少年文學武藝，他們倒還有些成就，此次他到山東來，是因為在曲阜縣城西，仁和鐘那裏，有一個少年時，也可以算是同學，此人叫齊壽山，跟王太冲的年歲不差上下，齊壽山小的時候，隨着父親經商在密雲縣，齊壽山曾經跟王太冲在一塊，隨着父親王兆祥學過幾年武，後來齊壽山的父親營業不幹了，回來故鄉，差不多總有三十年來沒通音信，可是在當初，齊壽山的父親齊子厚作買賣時，臨到回家有一筆賬，因為欠賬的當時不能付，他們又急於要走，把這件事遂託付王太冲的父親代辦，這筆賬雖則不多，只一百吊錢，王太冲的父親代收下來之後，把這件事也就忘掉，趕到王太冲自己頂門立戶，掌管着家業，他更是終年不在家，並且也沒有機會到山東兗州去，一晃已經三十餘年。

王太冲家中雖不是什麼大財主，但是一家足夠溫飽，所以對於齊子厚這筆錢，放在一個錢莊內，這種錢架不住年頭多，息錢雖少，可是三十多年沒動，權計子母，已經很可觀的數目了。此時王太冲因為靜極思動，個人生平作事，又是極有尺寸，極守信義，自己當初奔走

江湖，雖則沒有工夫到曲阜縣，聽到傳聞齊壽山的情形，和自己差不多，老父早已故去，他個人也是頂立門戶過日子，情形大致還很好，王太冲在這年更聽到山東一帶竟是發現了一種很奇怪的事，說是尼山一帶，竟出現了一個三世童真，天妃聖母轉世的活神仙，靈異異常，這種事傳說的人雖則說不十分清楚，但是據他口頭所述，這尼山一帶已成了一個極大的善地，真有千八百里趕到尼山去燒香求福，並且不論多大的病症，多難解的事，只要真能夠叩求這位天妃聖母轉世的女神，立刻能化解。

這個王太冲他在江湖上奔走數十年，到的地方很多，各處的民情風俗不同，可是也深深的感到江湖上詭詐百出，千奇百怪，什麼出乎情理的事全有，個人想到師兄弟齊壽山這筆款，總應該歸還他。因為個人年歲已經大了，決不能爲子孫留這種不了之債，並且聽得出了這種怪事，也想去看一看，遂把家中事務略微料理，兒子王起鳳，也能夠担当事了，遂把這個表姪帶在身邊，把齊壽山這筆錢，完全買成金鏰子，預備帶着方便，和齊壽山也是少年的弟兄了，又算是師兄弟，三十多年來沒見面，趁這個機會，到曲阜縣住些時，雖則道路很遠，好在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時候，王太冲又是一個久走風塵的人物，把出門這件事看成最痛快的事，一路上沒有多大的耽擱，到了四月初，已經入了兗州府境內，離着曲阜一近，所有眼中望到的情形就全不同了，王太冲認定了這裏邊要隱伏着一件重大的事，恐怕這又是邪教作祟。

不過所經過的地方，全是安安靜靜，但是你看看到十個人至少有八個人是佛門弟子，他們手腕子上全纏着念珠，就是一個種莊稼地的人，他在那裏歇息時候，也要閉着眼兩手捻着念珠來禱告一陣，這種情形到處裏很普遍，王太冲帶着陸蛟，一直的入了曲阜縣城，這種很著

名繁盛的地方，商家舖戶，全是冷清清，但是你走到那一家舖戶內，也能看到櫃檯裏面有年歲的掌櫃們，挺着腰板，端端正坐，手裏捻着念珠，好像老僧入定一般，王太冲陸蛟看着這種情形，知道這一帶人，大致全如同中了邪魔一般，並且還不好探問，你話說得稍一不好，立刻引起他們的不滿，不是說你話說造罪，就是說你譏謗神道，終歸要受到懲罰的，所以王太冲陸蛟，只有看眼中記在心中，不敢再向他們細問了。來曲阜縣時天妃宮廟期已近，這爺兩個索性先不到仁和鎮去，在天一亮時，也到香店裏去買些香燭紙錄，可是買這點獻神之物，就等了一個多時辰，人太多了，趕到天妃宮轉了一遭，毫無所得，回轉店房之後，這個陸蛟却向王太冲說：「表叔，我看這種事，實近於邪術騙財，愚弄一班平民百姓，這種情形鬧下去，這一帶就全完了，你看遍地是窮人，衣服全穿不整，可是他們也肯花錢去燒香求福，這種費時失業，架不住日子長，怎麼官府一點也不禁止。」剛說到這，聽得街上人聲喧嘩，並且鳴鑼開道，王太冲跟陸蛟，也趕緊走到店門外來張望。

## 一 舊友重逢

只見許多三班皂役，正是本縣的縣官從此經過，店門旁也聚集着許多人，內中有人在說着：「縣太爺回來的好快，我們走在山半腰，看見他才進山，這麼快就回來了。」說話間前護後擁，好幾乘轎從門前過去，可是後面有六七名官差，沿着街道的兩旁，來驅逐行人要躲得遠去，說是兗州府的府台從天妃宮進香回來，要在本城歇馬，不大的工夫，遠遠的嚕嚕的銅鑼開道，前面是府衙的儀仗，十幾匹馬，全是府衙大班上人物，後面是兩乘大轎，四乘小

轎，每一頂轎全有兩名戴紅纓帽穿官衣的差人，把着轎桿，真是威風凜凜，這一行人馬，一直向北走下去，官差撤去後，街上的行人在紛紛議論着，店房中的人也在七言八語，他們全在說着：「府縣官兗州府的大商家大紳士，這次全到了，天妃宮的香火，一天比一天盛起來，這真是這一方之福，這曲阜縣的黎民百姓，全是那世修來的，有這麼靈驗的真仙來保護。」說話的七言八語，零亂異常，王太冲陸蛟走回自己客房。

陸蛟說道：「表叔，這天妃宮這位三世童貞轉世的女仙，咱們就沒有法子去看看他麼？表叔，咱爺兩個何不夜間去一趟查看查看，好在我們也沒有惡念，有什麼妨礙。」王太冲道：「陸蛟，不要胡鬧，我們還是先趕向仁和鎮，找到齊壽山，他是我的師兄弟，我這次這麼遠跑來，又是照顧他，還他的錢，他是當地人，什麼事一定會知道的清楚，我們只要到了他家中，也就可以知道這裏面的真象，因為這種事，在明面上看着沒有什麼，佛教是勸人做好事，叫人作善事，你能說他不好麼？可是眼中所有看到的另一方面，他們所得，適得其反，這裏面就有文章了，你看縣城中一個個好像全喝了迷藥，開口是神，閉口是佛，不是神仙能賜福，就是能賜壽，作買賣的就說天妃聖母一定保護他們生意發財，種地的人就說，天妃聖母能夠保佑他們五穀豐收，這種情形，他們並沒作一點壞事，任何人不能阻止他，你阻止他，你就是惡人，可是縣城中商業蕭條，香燭紙鸞店，終日裏門庭若市，可是別的買賣，生意清淡，走到那一條街，那一條胡同，你全能聽到念佛之聲，尤其是我們來時所經過的鄉下，他們全不肯再幹別的了，每一家每一戶，沒有不供着天妃聖母的，曲阜縣是出名富庶之地，農村的出產，比那裏全好，你看看莊稼地裏所種的青苗全長得那麼不足，農人們一個個身上全

賣了零碎，穿一件完整布衫的很少，這是怎麼回事，這不很顯然就是他們全沒有心腸再幹別的，只妄想著天妃聖母叫他們發財，田地裏能挖出窖藏來，這班人不全是要瘋麼？陸蛟，你年歲還輕，一件事情你仔細要思索一下，這是有多大的力量，能夠叫普遍數縣的百姓們，全沉迷在仙佛，虛無縹緲中，我們一個外地客人，乍來此地，天妃宮那種勢派，決不是三五個人能管理的，但是我們看到的只是十幾個女道姑，可是進香那麼多的香客，就沒有胡鬧一步的，這是誰在管着他們？後面聽說還有天妃殿，天妃宮，天妃樓，地方很大，這種建築工程浩大，屋面上每座正式殿全是琉璃瓦，你雖會些輕身術，沒有絲毫意外的事，你還能勉強的在上面停留一下，但是假若有出乎我們意外的事，那又該怎麼辦，尤其方才叫你看到的，府縣全帶着眷屬到尼山進香，他們也成了佛門弟子，天妃宮的信徒，勢力也有了，我們沒找到一點別的情形：我們冒然要是窺查天妃宮，弄不好就許叫官府先辦個盜賊的罪名，這種事，固然是應該留心，尤其是我在江湖奔走一生，眼中看到數縣黎民百姓漸漸的全要弄得過不成了，焉能袖手旁觀，但是真象不明之下，就不許妄動，那是自己找禍。陸蛟，這種地方，我們說話還要十分小心些，當地的人對天妃宮全這麼尊崇信仰，我們就是不信這些事，口頭上也不許帶出來，倘若犯了衆怒，這一帶就不許我們停留，足可以被大家驅逐出境，我們還落一個惡人之名，你想是不是？」王太冲一番話說得陸蛟點點頭，知道自己究竟年輕，沒有經驗，把事情看得太平淡，經過表叔這一番解釋，個人算是口服心服。

天色已晚，這爺兩個在晚飯後，又到街上轉了一週，眼中看不到別的，只有朝山進香祠城的人，一處處盡是燈火之光，在這縣城中每一家每一戶的門口全掛着一個紅燈，上面有一

個碗口大的佛字，這也是爲得慶賀天妃宮的廟會，走到縣衙門那裏，在縣衙門內，大堂的院內，竟是有了一夥僧人，也在那裏設壇祈福，有許多本城的士紳們，全到縣衙來爲縣官完成這種功德。王太冲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是十分不快，縣官是一個親民的官，就是你不制止這種迷信的風俗，你也不該領着頭的再倡導，要是念佛求神就能吃飯，府縣官爽快出個佈告，兗州府數縣的商民百姓就不用幹別的了，整天的磕頭燒香，全能夠長生不老，這兗州府就變成了佛國善地，這種事出自愚民，還情有可原，一個縣官也這麼胡鬧起來，這山東省的大吏難道就沒有管事的了麼，這種情形真是可惱，王太冲一賭氣，帶着陸蛟回轉店房，王太冲對於這個地方，呆下去簡直有些頭疼了，客人們在店房中睡不着覺，滿嘴是天妃宮，沒有別的事，若不然就喃喃念起佛來，一碰頭，像和尚老道一樣，不是慈悲，就是聖母保佑你，王太冲趕緊和陸蛟睡下，天剛亮趕緊起來，算清店賬，帶着陸蛟雇着兩匹小驢，馱着行李，一直的夠奔仁和鎮。

這仁和鎮離着縣城差不多有十五六里，沿途上經過好幾個鄉村，所看到的人全是衣服破舊，一個村子裏，也就是能夠找到幾個衣服齊整，不帶着窮困窮愁之像。離着仁和鎮已近，趕腳的向王太冲問，可要進鎮甸，你到這鎮甸找誰，這裏可沒有店。王太冲道：「我這個朋友，大約住在鎮甸的北頭，我雖沒到過，可是我這朋友當初說得清楚，他在這裏也是老住戶了。」趕腳的道：「你找的是姓什麼？這仁和鎮我很熟。」王太冲道：「他叫齊壽山。」趕腳的哦了一聲道：「這我怎麼會不知道，這是齊善人，仁和鎮沒有不認得他，那真是好人，冬捨棉衣，夏捨茶湯，盡作好事，近來又把好幾百畝地佈施給天妃宮，齊善人已經算天妃宮

的寄名弟子了，這一來齊老童家的得到聖母的保佑，再遇到什麼天災人禍，齊善人也不會怕了。」王太冲聽腳夫說着，只有點頭答應，口頭並不說什麼，因為他也是當地人。

從仁和鎮南鎮口進來，驢已經走得很慢，剛走進鎮甸不遠來，那腳夫忽然向王太冲陸蛟招呼着道：「老客，你趕緊下驢，天妃宮的師傅到這裏來了，快着點。」說話間腳夫已經把兩匹驢牽向路旁，在他打招呼間，王太冲抬頭望去，這個仁和鎮一條街道沒有多寬，買賣鋪戶也不多，此時正在將近中午，鎮甸上正是人多的時候，一個個的行人全向道旁，貼着道邊一站，很規矩的垂手侍立，有幾家鋪戶裏邊的人，却也從鋪面中走出來，站在台塔前，好像迎接什麼大官大宦。

遠遠的望到路東一個高台塔，很大的宅子，裏面走出許多人，台塔下也停着一匹驢，從宅子裏出來的人，也有男也有女，內中竟有兩個好像出家人一樣，可決不是出家人，只於穿了那麼件圓領的灰布長衫，項上掛着一串佛珠，這樣打扮的是一男一女，年紀全在六旬光景，還有六七個年歲輕的全站在一旁，一個個雙手合十，俯着身軀在兩旁那麼侍候着，此時從門中走出一個女道姑，一件青洋縐的圓領道袍，腰上繫着絲縑，頭上帶着形如風帽式的一個長包頭，也是青縐子作的，勒得很齊整，在耳朵旁却露着很長的頭髮，下面却是自綾子高腰襪子，青僧鞋，這一身裝束，看着那麼雅淡潔淨，他走下台塔，這一班男女老少，全是雙手合十，恭恭敬敬的相送，這個道姑也在略一還禮下，只見他脚底下一踏磴，已經騎在驢背上。此時王太冲陸蛟，被這趕腳的催促着，已經站在道旁，可是看得十分真切，這個道姑身體似乎很健壯，並且上驢的情形，身軀又十分輕巧，他那麼肥大的僧袍，也沒有看見他動作，



他那件道袍舒舒展展，後面的披散在驢背上，這匹驢，並沒有趕腳的跟隨，他手中更不拿鞭子，這匹小驢，四蹄放開，已經奔鎮甸的南邊緊走過來，凡是他經過處，鴉雀無聲，一個個全站在道旁，雙手合十，躬身行禮，霎那間已到了王太冲的近前，王太冲雖則被那趕腳的暗暗的扯着衣袖，連連的低聲招呼：「快行禮，快行禮。」可是王太冲故意的作外鄉人，不懂規矩，遲疑錯愕，只好學着腳夫的樣子，也那麼合十俯身，可是王太冲已把這個道姑打量一過，看他年紀最大不過三旬，黑沉沉一張臉，粗眉大眼，長得相貌平常，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，並且他這種相貌，十分俗氣，只爲他打扮得好，却顯着帶幾分佛門莊嚴之氣，他這匹小驢走得很快，霎那間一瞥而過，看到路邊的人，直等到這個道姑直過去很遠，才直起腰來，此時他們雖在互相說着話，但是還是低聲小語，似乎很怕那道姑聽見失了禮，王太冲却向那腳夫道：「你們這全是什麼事，他是作什麼的，全這麼迎接？」

這個趕腳的道：「老客，你說話可規矩些，我認爲你很有福氣，剛來到這裏，就有這種善緣，竟叫你看那天妃宮聖母座下四大弟子，這是不當出來的人，今天算叫你趕巧了，像平常人家誰能請得這種有法力的人到來，你看那邊路東那個大門，是這仁和鎮的首戶，家中掛過千頃牌，在縣城中，像他這樣財主全沒有多少，這是到他家中來，給他們少當家的消災治病，立壇求福，老客你竟能看到這位天妃宮的大師，這真是你修來的。」王太冲心說，我修來什麼，怎麼這個地方這麼可恨，一個指佛吃飯，賴佛穿衣的道姑，也能這麼作威作福，王太冲心裏雖則這麼想，但是看到街上所有的這些人，一片虔誠之色，自己不便爲說閑話找麻煩，犯衆怒，遂向腳夫說着：「很好，我是真有福。」一邊說着也不再上驢，叫腳夫牽着，

順着鎮甸往北走。

這時靠鎮甸北邊，大約是得着這種信，竟有許多男女趕了來，不住的向附近人問話，可是聽到天妃宮這位大師已走，十分失望，一個個全是口中抱怨着，相率走去，不大的工夫來到北鎮口附近，脚夫用手一指道：「老客，這就是齊善人的家中了。」

王太冲順着他手指處看去，只見路西一座大車門，這是莊鄉上有田地的人家，爲是車轆可以往宅裏做院裏起，門大開着，門邊冷清清沒有人，來到門口，王太冲往裏看了看，在大車門內靠北邊有兩間草房，王太冲遂走到這屋門前，連招呼了兩三聲，可是沒人答應，把風門拉開看了看，果然屋中沒有人，王太冲遂叫陸蛟把脚力錢付過，叫趕脚的走去，因爲後面的房子，離着車門這裏很遠，爺兩個自己把行李包裹擡起，王太冲道：「陸蛟，門上沒有人，咱們也不用通報，反正脚夫說的清楚，我們自己到裏面。」說着話，爺兩個一直的撲奔迎面的二道門，走進二道門內，這裏面也是一個寬大院落，却是只有迎面三間正房，房屋十分高大，他這是座西的大門，西房爲上，南北兩面有兩座屏門，全關閉着，王太冲仍然招呼了兩聲，可是還沒有人答應。王太冲向陸蛟一笑道：「大約我們來的太巧，人全出去了，可是不會不留看房子的，這個家交給誰。」趕到把這道院子走過一半，王太冲一笑道：「陸蛟，這屋裏有人，好在我們是從小弟兄，他也不會挑我太冒昧。」一直的夠奔正房門口。

相離已近，只聽得屋中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隨着我再念三遍，你們可要好好的記清楚了，這全是難得的緣法，我連求了好幾次，才賞賜下來，這種經文決不是平常僧道們所念，這種經念長，能夠福壽綿長，能免去一切劫難，只要誠心敬意的去參悟此中的道理，一樣

的能夠白日飛昇，成仙成佛。」這王太冲和陸蛟全把脚步停住，仔細聽着，跟着一陣木魚子的聲響起，有許多人竟是念起經來，王太冲向陸蛟看了一眼，搖了搖頭，知道這家人也是一樣了，簡直他們也是走入迷途，這個時候，連中飯全沒吃，竟是念起經來，因為他們正在作這種功課，不能進去打攪，在門外等了好半晌，才聽得念經的聲音住了，可是那個蒼老的聲音還要往下講，王太冲却咳嗽一聲，隔着門向裏招呼道：「齊當家的可在家麼？」王太冲這一招呼，這時才有一名形似長工的把門推開，探頭往外看，他看到王太冲陸蛟全攜着行李，趕忙的撤身向裏面說：「當家的，有遠路客人來了。」跟着有人把門推開，王太冲陸蛟爺兩個把行李全放在台階旁。

此時看到裏面，在地當中一排一排的放着十幾個黃墊子，在迎面却設有八仙桌椅，一座高大的香案，上面却供着天妃聖母的牌位，屋中也是香烟繚繞，在這佛座的前面，放着一個二尺多高的矮座，上面有檀香爐，經卷，木魚，在這矮座的後面，有一個一尺多高的大棉墩，這屋中的人，男女全有，這十幾個人全分散開，此時從矮座後面走出一個人來，穿着件山東大絲綢的長衫，白襪青鞋，頂上掛着一串佛珠，年紀在六旬左右，光着頭頂，面龐很是瘦削，王太冲幾乎不認得了，這人往外走，他在仔細辨認之下，這才辨別出正是齊壽山，這齊壽山似乎也辨別不出，走出屋門，怔忡忡看了一下，他才招呼道：「你是王師兄麼，哎呀，這是那陣風，竟會把你吹來。」這齊壽山說着話，已經來到近前，拉住了王太冲的手。王太冲看到這個少年時的師弟，他年歲和自己一樣，比自己可老的多了，臉上非常瘦削，那還有一點當年那種虎背熊腰的形狀，王太冲也嘆息着說道：「我們全老了，一晃三

十餘年來，咱們始終沒見面，倘若是走在路上，彼此恐怕不會認得了。」這時陸蛟也向前行禮，齊壽山道：「師兄，這是你的少爺麼？」王太冲道：「不是，這是我一個表姪，小兒在家中不能出來，他叫陸蛟。」齊壽山忙的答着禮道：「好個少年。」此時屋中的人已經全走出來，婦女們就要往後走，因為有生客到來，齊壽山忙的招呼他們道：「你們不要躲，這不是外人，這就是我跟你們提過，當初我隨着老太爺在密雲縣作買賣，我曾經拜過師父，這就是我師兄王太冲，我們不下三十年沒見面，全成了老頭子了。」此時一個有年歲的婦人，是齊壽山之妻康氏，這裏還有他寡居的弟婦，年歲也在五旬以上，兒媳石氏，很年輕，女兒招弟，全過來向王太冲行禮，齊壽山的夫人康氏，忙向齊壽山說道：「這可是從小的弟兄到了一處，你怎麼盡叫人家在院裏站着，哥兩個屋裏談，我們到後面去。」王太冲忙拱着手道：「弟妹，只管請。」這時齊壽山却招呼過一個少年來，給王太冲陸蛟指引，是他的兒子齊振業，年紀也和陸蛟差不多，長得相貌很好，衣服穿章打扮全是莊稼人的情形，可是他長得很秀氣，不過面色蒼白，眉梢眼角帶着憂鬱之色，此時已經見過禮，其餘的人，就是他家中的長工們，和幾個佃戶，此時留下兩個人，其餘的人全散去。

### 三 火煉金身

齊壽山把王太冲陸蛟讓進屋中，這三間屋就是客廳，不過現在變了樣，成了佛堂，來到裏面，長工們把王太冲陸蛟的行李全給搬進來放到一旁，一同到北山牆前桌案旁落坐，齊壽山倒是很高興，向王太冲道：「師兄，好在我們是老弟兄了，你不會挑我的禮，你來的時候

太巧，正趕上我這裏作功課，門上連個人全沒有，師兄，你這些年很好吧？」王太冲道：「還不錯，我們那個地方，師弟你是知道，是大宗的出產果木，輕易沒有荒年，先父去世，我照管起家業來，雖沒增加，倒也沒減少，家中人口不多，倒還能過活，我的性情，師弟你也是知道，根本我就沒有升官發財的念頭，只要能吃飯也就很好了，這些年來，我倒是不斷的出門各處去，可是總趕不巧，想着來又耽擱過去，可是這些年來，我倒不斷的託人打聽，聽說師弟，你也很好，你是比我強，你家中田產多，像師弟你這樣安分守己的度日，也足夠吃的了。」

齊壽山的兒子齊振業，也坐在一旁，王太冲說到這，他竟是一低頭，可是齊壽山雖沒看他兒子，自己也喘了一口大氣，這時長工們已經泡上茶來，王太冲也沒作什麼理會，齊壽山却搭訕着道：「我脫不過也是吃碗莊稼飯，只有求老佛保佑，賞我這碗飯吃吧。」王太冲看了看屋中迎面的情形，遂向齊壽山道：「師弟，你很好佛，有年歲的人這倒是件好事，可以平心靜氣。」齊壽山很高興的點點頭道：「師兄，你說的話很對，不過還不只這樣，我這麼虔心奉佛，也正爲得是爲這一家人求神佛的保佑，叫他們全能夠平平安安無災無病。」王太冲道：「師弟，你能這樣誠心敬意的來求佛保佑，佛一定能加惠你，你這家業越發的比從前發達了，人旺財旺，這全是神佛之賜，師弟，是不是？」

這個齊壽山聽到王太冲這個話臉一紅，嚥了一聲道：「師兄，你剛到我這裏，我不應該和你提這些事，好在你我是好幾十年的老弟兄，也是師兄弟，我的家業不如從前了，現在也就是將就過活，有一點大事，就得爲難，所以我越發的晝夜叩求神佛保佑，我是不能指望了

，只有盼着振業能夠頂門立戶，將來要是能得到天妃聖母的保佑，他或許能夠，克振家聲，恢復舊業，好在我這個人師兄你也知道，也不是那種看財奴，附近一帶，全管我叫齊善人，我的家業也就是這麼漸漸的衰落下來，我全作了好事，佛家說的有道理，明中施捨，暗中填還，早晚是能收回來的，就是產業不能恢復，只要保佑得我家平安，無災無病，延年益壽，不也就是千金難買，師兄你想是不是？」

這個王太冲入曲阜縣，把兗州府也走了好幾處，所看到的就叫他十分憤懣，這是全國出名出聖人的地方，怎的別管城市鄉村，全這麼胡鬧起來，找到多年不見的老朋友，又是這樣，他所說的話，自己聽着十分不滿意，但是三四十年久別的老弟兄，自己是一番好意而來，僕僕風塵，更爲得還他一筆舊債，爲什麼因爲幾句閑話，惹他不快，現在他一腦是佛是仙，也不是三言五語所能勸醒的，自己可實不願意再聽下去，趕緊用話岔開，向齊壽山道：「師弟，你身體我看着不大健壯，你把功夫全擱下了麼？」齊壽山道：「我隨着先父回轉故鄉之後，又跟着出去到濟南一帶作了二年生意，後來老爹爹一連鬧了二年多的病去世，家裏的事情很忙，全放在我一個人的身上，我那裏還有工夫再操練武功，我也覺着像我這樣人，練武也沒有什麼用，不怕師兄你生氣，我全忘了。近年來，念念佛，打打坐，倒覺着很好。師兄，你精神很好，比我倒強得多。」王太冲自己心中好生難過，這齊壽山完全變了，當初他在密雲縣，也是一個生龍活虎的少年，習武時很肯下功夫，父親當初也很喜愛他，可是離開之後，他竟是不肯再操練功夫，現在身體這麼衰老，終日裏盡弄這些愚弄人的東西，來騙自己來騙別人，這一個人的一生，真不知爲什麼落到那一種地步？因爲現在也不便再說他不對了

，隨口答應，敷衍兩句，跟着告訴他，當日你們離開密雲縣，還有一筆賬，已經代存在錢莊中，這麼些年沒動，子母相生，已經聚了一筆數目，不到一千兩銀子，我年歲也大了，這種錢總是師弟你們的血本，這次家中也正清閑，我也最愛出門，帶着我這個表姪，到曲阜來看望師弟你，把這筆錢就還給你，以清手續。」

齊壽山聽了很驚喜，他情不自禁的向兒子齊振業招呼道：「振業你聽了，回頭好好的預備香燭謝神，這可是聖母的保佑，我們決不記得有這筆錢了，這不是天賜麼？」他兒子齊振業，臉上絲毫笑容沒有，却看了他父親一眼，又把頭低下，齊壽山也覺得自己沒客氣一聲，就這麼歡喜，叫師兄看着個人，太小家氣了，趣忙的陪着笑向王太冲道：「師兄，這點小事我們早已把他忘掉，這筆錢算得什麼，你隨便用了好了。」王太冲知道他這種話言不由衷，個人倒不便帶出一毫神色來，跟着把包裹打開，把所帶來的這筆款完全點交齊壽山道：「弟兄們交情是交情，事情是事情，這是你應該所得的，何況我們這些年來也真用不着他，師弟你就爽快收起吧。」齊壽山略微的客氣了兩句，也就把這筆款收起，招呼振業送到後面，他却低聲囑咐了兒子幾句，跟着轉身來向王太冲道：「師兄，你這件事一方面是你守信義，跟我師父當年那種豪俠的風度是一樣，一方面你也爲自身造了福，我正爲得在天妃宮聖母前有一件心願未能把他作到，我去年得了一場大病，是一種夙孽牽纏，多虧聖母的慈悲，給我消災解怨，若不然你這次來，也就見不着這個師弟了，我已經在聖母前許下一個大心願，要在天妃宮建道場，還願，不過需要一筆極大的款項，這是大功德事，這些天來我正爲這件事發愁，不怕師兄你笑話，我現在所有的田產，全賣掉了，只剩了二十多畝地，將就度日，再把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到他飛昇之時，或者黎民百姓們也許得了救，這種善緣是千載難逢的事，不要錯過，所送來的通知，說的明明白白是老菴主是肉體飛昇，現在各處又鬧得這麼厲害，誰肯不去，因為現在人的力量是決辦不到了，這種鬧妖怪，鬧雜災，只有神佛的力量，才能消滅。

到了十五這天，各鄉各鎮全推舉出首腦人來，趕奔尼山天妃菴，但是到的時候雖早，菴門緊閉，不准進去，在平時這個尼菴，香火也不盛，是一個不太的尼姑菴，除了菴主之外，只有六七個徒弟，他們這個菴平時也不指着香火，因為得到本城的一家大施主的佈施，所以這個尼菴，也不應佛事，也不接待香客，連山邊附近所住的人，也輕易看不到這個尼菴裏的尼姑，此時已經聚集了不下七八十個村莊鎮甸的辦事人，全帶着香燭燈火在這裏沿着山邊等候，在天晚時，菴裏才傳出話來，叫大家靜靜等候，在子時前，才許大家進菴，所來的人只好在尼菴附近等待，這種地方在白天沒什麼，一到黑夜間，人人存着一個恐怖之心，並且因為半年來，各處鬧得太厲害了，現在不因為個人的生死禍福，誰肯到這些地方來。

此時大家點起許多燈籠來，全圍坐在一處，附近的樹木又多，趕到月亮上來，這裏面雖則多半是有年歲人，可也是疑神疑鬼，看見樹梢搖動，就嚇得哆嗦，這樣好容易又耗了兩個多時辰，再若是不叫他們進菴，這班人真有些呆不下去了，因為這個日子，是民間習俗的一個節期，所有山下住的人家，時時的發出哭聲來，在這種人心不安的時候，固然誰也沒心思再辦追奠亡魂的盂蘭會，可是在這鄉下的人家中，他們焚化紙錢，因為晚上不能出來，每家每戶，各有不同的遭遇，尤其是在這種惶惶不安的時期，所以一陣陣的哭聲，不時的被風送過來。這班鄉長們，聽到耳中，他們是盡往害怕處想，此時忽然一個個鼻中全嗅到一股子香

氣，散漫在山頭，跟着菴中鐘鳴鼓響，木魚法器，在連續的敲着，並且一片念佛之聲，山門忽然開了，有一個尼僧，向大家招呼：「施主們，你們往裏邊來吧，不過可要安靜一些，不許隨便說話，我們菴主的吉時已經快到了。」

#### 四 乩壇感衆

這一班鄉老們聽到了呼喚叫他們進菴，如同遇了赦一般，相率的站起，那尼僧更招呼：「大家不許帶雜亂的東西，就是身邊的食物也要拋掉，燈籠也放在外邊，只准把紙箔香燭帶進去，一切事項聽憑主持善會的人指示，這是爲你們消災造福的時候，你們要多謹慎多小心。」各鄉長們全是奉命維謹，趕緊的把燈籠全熄滅，把他放在菴堂外，身上倒是有許多人帶着食物的全拋掉，手中只提着紙箔，一個個屏神斂氣，隨着這位尼僧走進天妃菴廟門，進得由門之後，凡是有年歲的人，全在頭裏，不過所來的人，沒有太年輕的，他們全是代表一鄉之長，這班人全是素孚衆望的人，所以年歲最小的也在四十歲以上，一排排一行行進了山門之後，只見這天妃菴內，肅穆異常。

菴堂雖則不大，可是前面這個院落，倒很寬敞，在兩邊配殿，更有兩排龍爪槐，迎面逼座天妃殿，殿門大開着，裏面在離着格扇門不遠，設起一大排香案來，上面點着蠟燭，燒着香，在距離天妃聖母神座前，和這香案後，當中却是一個高座，因爲相隔遠，也看不真切，上面有黃緞子鋪墊，這位天妃菴的菴主，就坐在這個座位上，院中此時檀香氣極濃，在這殿門內，除去蠟燭和香爐內的火焰，就是天妃聖母前一盞琉璃燈，在緊靠格扇後香案前，還

有兩盞紗燈，除此之外，可沒有燈火了，這麼大的佛殿，這麼大的院落，僅有點點燈火蠟燭之光，並且又全知道天妃殿內，這位菴主也就到了飛昇之時，所有這七八十人靜悄悄，全肅立在那裏，此時鴉雀無聲，只有站在殿內神案兩旁，六個穿青色僧衣的女尼，敲着法器念着經，這位菴主却真是慈眉善目，可是兩眼低垂，坐在那，像一尊塑像，他身旁却有兩名女弟子，緊靠兩旁站着，所有這夥鄉長們進來之後，在這種又莊嚴又恐怖之下，全不知自己應該如何舉動了，這時靠菴主身邊，一個女弟子似乎向這位菴主說了兩句什麼話，這外邊可聽不見，可是大家看到這菴主竟點點頭，他身上穿着一件黃色全身印着佛經的僧衣，頭上罩着黃包頭，右手中還拿着一掛香串，這時並見他右手往起抬了抬，這個女弟子竟是輕着脚步，一步一步走到殿門前，站在那用沉着的聲音，向這班鄉長們說道：「奉菴主的慈諭，叫你們把帶來的紙箔，堆到殿前，候着菴主飛昇之後，再行焚化，你們把紙箔放下，跟着行禮吧。」這些鄉長們趕緊的輕手輕腳，一個個把手中所提的紙箔全堆在了殿前，趕緊退回來，裏面噹噹咚咚的鐘鼓響了，這班鄉長們，一齊的跪倒叩頭。

行過禮之後，這是大家商量好的，跪在那不起來，內中有一個是趙家莊的大戶，他却首先向上說道：「弟子們求菴主在昇仙之前，要多多慈悲我們，弟子們現在全在劫難中，只有菴主的法力能保全我們。」他的話剛說到這，裏面的女尼已經向外擺手，不叫再說下去，靠左邊的一個女弟子，却偏着臉，側耳的聽着，似乎那菴主說話的聲音很低，他們得仔細聽，他聽完了之後，轉到了香案前，向上行了禮，這才轉身來，走到殿門前月台上，向這班鄉長們說道：「奉菴主的慈諭，叫告訴一班善士們，菴主七十年的苦修，始有今日，他已經超昇

仙境，但是他在尼山苦修多年，深愛這一帶的黎民百姓，善男信女，現在你們遭到這種災難，這不是你們今生的事，全是你們前世造的孽，將來恐怕還要比這樣厲害，非要弄到有飯沒人吃，有衣沒人穿，死了無人收殮，陳尸載道，那才是到了最後的時候，但是菴主不忍這一帶的黎民百姓遭此浩劫，願意把他自身來替你們贖罪，願意在飛昇下，身受佛門中火煉金身之慘，爲你們免災去難，他飛昇之時，也就是你們得救之時，菴主已經告訴我，這一帶將要天降異人，來救你們各縣的黎民百姓，你們只要迴心向善，多積陰功，多作好事，贖前世的罪孽，修未來的洪福，菴主雖則昇仙，定能保佑你們，蒙菴主的慈諭，我本是一個帶髮修行的女弟子，可是菴主竟把衣鉢傳給我，我本沒有這種修爲來接受，並且我還是菴主新收錄的一個弟子，可是菴主指定了我與佛有緣，與這一方的人有緣，所以一定叫我即日接掌天妃菴，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大家把菴主的話牢牢謹記，多積陰功，多作好事，現在吉時快到了，你們看祥雲繚繞，香霧瀾漫，這正是菴主的佛法，佛光普照之下，定能夠爲你們消災消難，現在吉時已近，我不敢多說了，你們全用虔誠的心，禱告着菴主的慈悲。」

這時佛座前六個弟子，也全跪下去，手中法器，不住敲着，這個傳話的女子，又重燃了一束香，點着了之後，高高舉起，口中禱告着：「菴主賜福一方。」他把這束香往爐中一插，轉身退回來，往香案前一跪，此時院中所有跪着的這班鄉長們，也跟着叩下頭去，就在身形往起一長，他們是依然跪着，突然聽得那位菴主口中似乎喊出：「願天妃聖母爲這一班善男信女賜福。」這時轟的一下，從這位菴主座位下竄起火苗子，這火光一現之下，這位菴主連他所坐的那個寶座，全竄起火苗子，火就把這位菴主的身軀包圍，此時裏面法器敲得越發緊

張，一個個高喊着：「菴主賜福。」這院中這股子旃檀的氣味不知從那裏來的，一時比一時濃，所有這班鄉長們，也是不約而同的連連叩頭，口中也在喊着：「菴主賜福，菴主慈悲。」不大的工夫，連寶座帶這位菴主的肉體，全化爲灰燼，這個大殿內是烟霧瀰漫，這些鄉長們，就沒有嗅到一點焦臭之氣，只有濃香刺鼻，這時殿中的女弟子們，仍然跪在那裏叩頭念佛。

就在這時，突然一個個身邊不知那裏落下的蓮花瓣，一班鄉老們在這種佛門盛典下，不用囑咐他們，誰也不敢放肆，這班鄉下人雖則沒有念過多少書，但是因爲平時是迷信神佛，常常聽到僧道們講說，在那佛國勝地，總是有祥光寶霧，花雨繽紛，現在這位菴主肉體飛昇，神火煉了金身，這全是天上降下來的蓮花，一個個只有叩頭，就在霎那間，這一個院子內，蓮花瓣已經落滿，鄉老們一個個只有連連叩頭，就在這時突然全覺得眼角中亮光一閃，有的跪在靠東西兩邊，雖則沒扭頭，眼中可也看到在天空中尚有一大片蓮花瓣飛落中，竟夾着一片火光，突然在這大殿前月台口，他們所堆的那堆香花紙箔上面，突然有一件東西落在上面，這班鄉老們此時的精神全被殿裏火化菴主奪去了，黑忽忽一大堆東西落在上面，衆人趕緊把頭低下，連看全不敢看了。

此時殿裏的女弟子們，忽然法器全停了，一個個一齊全走出大殿門外，往月台上一跪，口中齊聲招呼着：「弟子迎接上仙。」鄉老們一聽竟有真仙下降，一個個才慢慢的抬起頭來，仔細看時，此時殿中菴主那個寶座，已經全部焚化，殿裏的香烟沒散，燈火越發的顯得暗淡，仔細往那個紙堆上看時，只見上面盤膝坐定也是一位女道姑，此時，兩眼閉着，雙手合



十，不言不語。

這班女弟子們，叩頭之後，那個奉命接掌天妃菴的，已經站起來，向一班鄉老們招呼道：「衆位善士們，你們真是有極大的福緣善果，這件事，已經昇仙的菴主，也曾向我們說過，將來天妃菴定有一位三世童貞天妃轉世的得道真仙，要降臨天妃菴，來和我們這一方結善緣，至於這位上仙的來歷，我們還說不清，現在你們靜靜等候，容我們把這位上仙請進殿去，少時就能知其中因果了。」這一班鄉老們到此時連連叩頭，一個個也是口宣佛號，跟着這位小菴主轉身帶領着一班女弟子，把這位從天而降的女道姑扶進殿去，此時那個焚化的菴主，遺體的地方，已經用一副陀羅經被蓋上，在香案後，重設了座位，這位女道姑已經端坐在香案後，這班女弟子們，又重行上香叩拜了一番，鄉老們此時低着頭，全不敢看了，這種事漫說沒有看見過，也沒聽說過，自己全認爲個人是和佛門有緣，會遇上這種難得見的事，全是誠心敬意跪在那裏，雖則跪的工夫很大，腿疼全忘了，不大的工夫，竟聽得迎面座上發了話，但是說話的聲音很小，這班鄉老們雖則一個個屏心靜氣的想聽，是聽不見。

跟着這位小菴主，竟是走出殿來，向這一班鄉老們道：「諸位大善士，現在我已蒙這位上仙宣示一切，這位上仙也是凡人，也是肉體，但是上仙是上天妃，因爲應該歷劫轉世，上仙已是三世童貞，到了現在上仙的俗家告訴你們，可是不許隨便招呼，他這一世的俗家姓柳，名柳雪娘，因爲他是有大來歷的人，從小時候已經捨身在莽蒼山觀音菴內爲寄名弟子，但是他俗家的父母依然想按着常人一樣把他出嫁，可是他是救苦救難來的，焉能由俗人作到這些事，所以從十幾歲上，只要一爲他張羅這些事，就有你想不到的阻難，後來被觀音菴一

位得道的女修士渡化了去，他是已經歷劫三世的人，所以他的道法，全是本身帶來的，在莽蒼山一帶，已然是普救萬方，在今生早晚是飛昇天界，現在他要作一千件大功德，完成他的善果，好回轉天宮，回復他天妃的神位，此番在莽蒼山正在爲一班弟子講經，忽然奉到天上的玉牒指示，叫他到山東曲阜，尼山天妃菴掌天妃聖母的封號，來普救這一方的劫難，往後這一帶定能夠風調雨順，萬民樂業，現在聖母剛剛的到這裏，我們得趕緊安置靜室，你們暫回去，三日後才許到這裏進香，你們所來的人，這全是有極大的因果，聖母此後決不會輕易接見俗人，必須有極大仙緣，前生帶來仙根的人，才能再朝拜，你們趕緊行過禮，瞻仰一番，立刻退去吧。」

這個小菴主這一片話，在稍明事理的人，也聽得出有許多不合理處，但是所來的這一班鄉長，却完全被眼前一切景象所惑，他們是堅信不疑，趕緊的齊聲招呼着：「求聖母慈悲弟子們，救我們這一方脫離劫難。」一個個叩下頭去，因爲這位小菴主已經說得明白，仙緣難得，往後再想看聖母的仙容是不容易了，全在抬起頭來，往殿裏仔細看一下，在燭光閃爍下，見這位聖母雖則穿着也是一身青色道姑的裝束，可是坐在那裏，真顯得儀態萬方，和城東觀音殿那一尊玉母石塑的菩薩像是一樣，鄉老們不敢盡是看，一個個叩頭站起，真有些戀戀不捨，可是一個個全是很小心着轉身來，腳底下踩着滿地的蓮花瓣，一排一排的走出天妃菴，耳中聽得裏邊法器聲又響起，一片口宣佛號之聲。

所有的鄉長們此番是十分高興，各人心裏全想着肉體飛昇，真仙下界，自己親身竟能夠全看到，這真是曠世難逢的事，能夠趕上這種別人遇不到的善會，這是多大的福份，他們

到了廟外，還不敢隨便的說話，各自把燈籠點起，一直的走下尼山，他們下了山之後，還不住的留戀着，回頭往山上看，可也怪，這座天妃菴附近連樹頂子上，屋脊上，還籠罩着一層又像烟霧又像雲，直走到山下鼻子裏還嗅到一股子旃檀氣，大家的心越發堅定了，認有這種真仙降臨的地方，一定有祥雲寶霧籠罩着，此時他們更把素日所聽到封神榜：西遊記那些神仙事業和靈蹟，和眼前所見到的事，全合到一處，他們是各處的人全有，有的是很遠的道路，他們大家遂在附近的鎮甸上留下來，到了第二天，立刻各處裏傳揚開，尼山上天妃菴有真仙下界，來救這一方百姓，所有去過的人，在他們口中講出來，越發的活靈活現，添枝添葉，只有一天的工夫，不只於曲阜縣全縣到處傳揚着這件事，連別的縣以及府城中，全知道這件事了。

這一來，各鄉各鎮連外縣的人，全像瘋狂了一般的往尼山這裏要瞻仰天妃聖母的仙顏，這尼山附近，成千成萬的人聚結起來，但是來了也不成，山門不開，非等到第三天才准進香，沿着尼山下各鄉村中，立刻熱鬧起來，大車小轎，那一個村莊那一個鎮甸外面全排滿，有親戚的找親戚，有朋友的找朋友，借地方住，全要等待開廟之期去進香，這一連外縣的人全到了，有不少的富戶，和大商人，他們全在尼山天妃菴附近支起布帳子，或者用車子作歇宿之地，全要等候着一開廟門時首先進香，這樣把一個尼山附近，整個的包圍起來，到了第三天，天剛亮，把尼山的山道全擠滿了。

趕到廟門一開，這班鄉客，不願命的擠着往裏闖，但是裏面原有的尼姑全變了道姑的裝束，一位道姑向一班香客們招呼着，凡是來進香的人，可不許隨便的喧嘩，你們來是為得求，

聖母的慈悲保佑你們，你們若是不守規矩，反要降罪的。這一來所有的香客們，立刻肅靜下來，可是他們費盡了多大力量，到了這天妃菴的大殿，任什麼是看不到，迎面上雖則陳設着香花供品，可是當中是一座空着的神龕，在神龕前却擺着一個瓷籬，上面有黃綾包紮着，這一班香客們，只有胡亂的在大殿燒香叩頭，內中可有些各縣士神和辦善會的人，他們是却敢說話，却向殿中值殿的女道姑請示：「我們全是很遠的來到這裏，在山上等了一天的也有，兩夜的也有，爲得是到這裏瞻仰聖母的仙顏，不知道我們這班人是否能得到聖母的慈悲？」

此時值殿的女道姑，向這一班人道：「聖母的仙顏不是任何人能夠隨便看到的，但是聖母是爲積善功，修善業而來，現在在後殿已經設立起亂壇來，不過香客這麼多，不能隨便的進壇，並且有許多太功德事，需要和聖母有仙緣的大善士們來共同完成善果，不過各位善士們不要誤會，這裏面可不分窮富，聖母救世，完全是一片慈心，無論什麼人有大災大難全能解救，能夠完成大功德的人，這可要看各人的力量，現在只有請各縣的士紳，各鄉各鎮的首戶到後殿在籬子上，註明了姓名，住處，才好領你們到仙壇，向聖母請示一切。」

這個道姑這個話一發表，這一班士紳們，立刻有四十多人全是在各縣各鄉出頭露臉的人，並且也常常的辦這慈善事業，被道姑們領着到了後殿，他們把個人的姓名任處全登了籬子，直到中午之後，這班人全在配殿中等候，不大的工夫，聽得後面這座大殿內，鐘響齊鳴，立刻有道姑們舉着黃紙的單子，按着名的招呼，被呼喚的人隨着到了這座神壇內，只見這裏佈置得十分莊嚴，迎面上也是一個空着的神龕，上面供着香爐燭台，香爐後面更有一座二尺多高的大鐵鼎，裏面在冒着香烟，在這神案前却有一個高大的長木案，上面放着一個五尺

長三尺寬的朱紅色大沙盤，沙盤上蓋着黃綾子，上面有朱色經文，在這沙盤前更設了一個較小的香案，香案上却放着一個朱紅色的羅圈，羅圈上插着朱紅色的乩筆，在這兩邊却有四個女道姑，一個個肅然侍立。

## 五 聖母顯靈

這位小菴主正在神案前焚香叩拜，被呼喚進來的是四個士紳，此時進來之後，在離着香案前二三尺遠，地上鋪着一排黃拜墊，他們進來之後，趕緊跪在那裏叩頭，這位小菴主，此時已經上過香行過禮，站立起來，轉身來向還跪在那裏的士紳說道：「你們是想參拜聖母的慈顏，但是這種事不是隨便能請求的，現在奉聖母的指示，設立乩壇，降壇的也就是聖母，你們有什麼災難疑難，全可以在這裏請示，至於你們要瞻仰聖母，那可得看聖母的慈悲，和你們自身有緣沒緣。」說到這，這個小菴主却從香案上拿起一支香來，向跪在面前的四個人道：「我這要請聖母降壇了。」跟着兩旁值壇的女道姑，把沙盤上的黃袱子撤去，由兩個女道士，從香案上把那個乩筆捧起，兩人分立沙盤左右，一個是右手，一個是左手，架着這個朱紅的羅圈。這時這個小菴主向跪着的四個人道：「這支信香點起，聖母立刻能降臨。」說着話，他向燭焰上把這支香點着，往上一舉，恭恭敬敬的插在爐內，他趕忙往旁一閃，站在了乩壇的旁邊，緊挨着沙盤，那兩個女道姑架着乩筆，本是在高舉着，突然這個羅圈子往下猛一落，乩筆已經扎在了沙盤上，噹的響了一下，那兩個女道姑全是空着的一隻手向這沙盤打問訊，趕緊直起身來，那個小菴主却雙手合十也向着沙盤一拜道：「謝聖母的慈悲降臨。」此時這四個跪着的士紳們，却也往下叩頭，跟着耳中聽得沙盤內，一陣沙沙的疾響，再抬

起頭來時，只見那枝亂筆，已經在沙盤內，很快的轉動着。

響了一陣略一停，靠左邊這位女道姑，却用左手把一塊木板在沙盤子面上，來回撥了一下，那位小菴主已經口中招呼着：「趙樹成。」這趙樹成趕忙的答應聲：「弟子趙樹成給聖母叩頭了。」沙盤中的亂筆在兩個女道姑兩手中架着，迴環旋轉，只要微一停，這個小菴主立刻發話，他是在念着亂盤中所寫出來的字，只聽他說：「趙樹成，你是一個很孝順的人，你老母年歲已高多病，但是你一門行善，已經能夠叫你們益壽延年，聖母賜你靈符一道，帶回去給你老母焚化服下去，自能身體安康。」這趙樹成趕忙叩頭，自己真是驚爲異事，母親年歲很大了，已經八十四歲，只是時常鬧些病，這位聖母竟能知道自己家中事，趕忙連連叩頭，謝聖母的慈悲。沙盤那兒亂筆不停的寫着，小菴主在連續的向下招呼着，跟着又招呼出：「劉守仁。」這是兗州府一個大富商，對於他却是指示出他過去曾經有過一條人命案，雖是已經事情消滅下去，事隔多年，但是這個屈死的人却已經在找他，這件事聖母告訴他要多作善事，聖母因爲他素日行爲還很好，並且也曾作善事，要爲他消滅冤愆，化解這場冤孽。」這個大富商立刻頭上見了汗，這件事是一點不差，可是這件事已經十幾年，因爲誤傷人命，早已經化解了，可是聖母知道的很清楚，他不住的叩頭，因爲知道冤鬼要是索命，那是擋不住的。跟着又招呼：「王振德。」這是三義鎮一個首戶，他們那鎮甸上連續着鬧狐仙，鬧得各處不安，聖母已經指示，此番降臨尼山，也就爲得是消滅這些魔障，叫他們回去等待，不久就能給他們把這種後患除去。

這內中還有一個是曲阜縣，縣官一個內親，名叫鄒瑞林，這是在本城很有勢力的人，他

素日的行爲，是一個假貌爲善的小人，在本城中也開着糧棧，更有縣衙門的勢力，可是一個看財奴，趕到最後臨到他頭上，亂盤上也寫出他的名字，但是亂盤上的情形和方才不同了，沙盤不只於響聲大，每一轉動，亂筆把裏面的沙子全帶起來，那個小菴主趕忙的在沙盤旁，跪下去連連叩頭，口中不住說着：「聖母要發大慈悲，對於鄒瑞林，也要請聖母賜福。」他叩了一陣頭站起來，看着沙盤，每寫一次，扶亂的女道士，用木板平一下沙面，這個小菴主口中却喊一聲「鄒瑞林」。就這麼四五次的工夫，那個鄒瑞林也有些驚慌了，因為別人的話雖然很少，全是爽快的說出，唯獨到自己，只有連續的寫名字，這時小菴主更連續着合十行禮，那情形分明是替自己哀求了，小菴主這時却向鄒瑞林道：「聖母前你自己要檢點一下，聖母只是對你不肯賜訓，我已經連續請求，鄒施主，你要表明心跡，我請聖母多慈悲你。」

這個鄒瑞林，頭上流着汗，叩頭說道：「求聖母的慈悲，弟子從此一定迴心向善，願意作聖母座下的好弟子。」這時沙盤上轉了一下，並且那枝亂筆提起很高，往下一落噹的又響了一下，小菴主跟着說道：「咄！鄒瑞林爲富不仁，不是佛門座下人，佛門廣大，無不渡之人，你肯迴心向善麼？」念到這裏停住，這個鄒瑞林忙叩頭道：「弟子過去，作的事情或有不對處，從此改過。」沙盤這時又在振動着，小菴主跟着念道：「好，屠刀放下，立地成佛，我要看你的將來，鄒瑞林另有訓示，曲阜縣知縣也有慈悲，要鄒瑞林轉給他，佛光普照萬方，欺心昧理，我這裏能夠明查秋毫，下去，候訓。」這時小菴主却連連的向着亂壇上合十行禮，不住說着「聖母慈悲」，轉身來向這四個人一揮手，說道：「你們到配殿等候，聖母還有訓示賞賜」。弄得這個鄒瑞林渾身是汗，可是他出得殿來放了心，因爲上仙已經慈悲了他。

這班人退出殿去，跟着一班一班往神壇這裏呼喚，有的是勸勵，有的勸他們多作善事，有的答應給他們驅邪逐妖，有的却指示出他們所作的虧心事，更有幾個聖母認爲全是有仙根有宿緣，這班人全答應他們作寄名弟子，這四十多個人，就攔了很大的工夫，趕到這班人全朝拜完了，前邊還有許多人請求，要入神壇，向聖母請訓，但是小菴主已經傳出話來，其餘的人，却得另候日期，往後這亂壇每月中足可以有十天許這班人來請聖母的訓示，趕到這四十多人全退出壇之後，在兩邊配殿等候着。

這位小菴主却帶着一個女道姑，用托盤子托出來，有的賜給一道靈符，是黃紙硃筆畫的，告訴他們帶回去，或是供奉起來，或是焚化吞服，有的是爲的治病，有的爲的是鎮宅，對於那個鄒瑞林，却給了他兩個黃紙封子，上面全用硃筆寫明，一個是他自己的名字，一個是曲阜縣知縣，告訴他回去再拆開看。

最後這個小菴主，却展開一張黃紙摺子，上面也是硃筆字，他叫大家傳着看，這是聖母賜訓，上面大意是此次尼山天妃菴菴主修成正果，肉體飛昇，他爲得這一方消災免難，自己情願請神火焚化他的金身，現在他的骨罐還沒安置，必須建塔，安他的骨罐，永保靈蹟，聖母此番降臨曲阜，要盡極大的力量，作極大的功德，要重修天妃菴，趕建天妃宮，只有仗着十方施主完成這種善果，這只有請一班善男信女，量力佈施，這種事是決不勉強，出於情願，看個人的福份如何，天妃宮起建之後，聖母才好請護法的仙佛降臨，爲這一方消除各種的災難，至於你們全願意瞻仰聖母的仙顏，在八月初一日半夜子時，有善緣的人，可以到來，聖母或許賜見。大家看完了這個訓示，立刻各自爭先恐後的要佈施極大的資財，並且更願意



自行出去勸募，早早完成了這件功德事，這位小菴主立刻取出一份緣簿，放在桌案上，請大家任意的捐輸，這一來佈施的十分踴躍，全認爲對於天妃菴盡的力越大，定能多得到聖母的保佑，所以當時這一份緣簿上就寫了有三四萬吊，並且內中還有兩個木商，他們捐助了大批的材料，更在緣簿上註明起建天妃宮，他要聯合所有甌州府の木商，把所用的木料，全部捐助。這裏一班富商士紳們，各自盡力的佈施，前殿的人也照樣的辦了這件事，一班進香的人，更是誰也不肯落後，全是盡着自己的力量來佈施，這曲阜縣附近各鄉鎮，以李家集，楊樹鎮，趙家莊，仁和鎮，十里屯，崔家寨，三義鎮，張莊，李莊，十里舖，崔家塘，這些個村鎮捐助的數目最大，他們除了捐助一部份香資，更各自把個人所有的田地，捐出一半來，作天妃宮永遠的香火地。這一天只這麼短短的一個時辰內，這天妃菴竟收集了極大的資產，以這曲阜縣本縣最厲害，凡是有五十畝地以上的人家，至少也要拿出二十畝地來，佈施天妃菴，立刻這天妃菴就起建天妃宮。

那個鄒瑞林他回轉縣城之後，趕緊把他的那個黃紙封打開，背着人一看，他簡直吓傻了，他這些年凡是經手所辦的虧心事，坑人害人，以及給縣衙門拉牽說事，幾件重大事，得錢最多的欺心行爲，聖母這份指示上，全行給他揭破，後面更告誡他，聖母說是以慈悲之心，渡人之念，所以決沒有當衆揭出他這些虧心事，只要他勇於改過，多作些善事來贖罪，定能夠恕過他已往，他倘若認爲聖母是指示無足輕重，叫他百日内必遭惡報，鄒瑞林，自己這些事，除了至親的人沒有知道的，尤其這天妃菴遠在尼山，自己是從來不信這些事，此次到天妃菴去，也是因爲縣太爺示意，因爲打發衙門裏人去，全縣的人，差不多全認識，容易張眼

，所以打發個人去，也爲是暗中調查是否有假借邪道騙財的行爲，那知道個人的事全被聖母知道得清清楚楚，這真是能知過去未來的活神仙了，我再要不好好的贖贖罪，我真遭了惡報死了，一個錢帶不走，自己雖則愛錢，捨不得動他，可是還是性命要緊。他拿定了主意，一定到天妃宮，作一個大佈施，贖自己的罪，個人若能蒙聖母收爲寄名弟子，那可就任什麼不怕了。

聖母所賜給知縣這個黃封包，鄒瑞林居然不敢私自拆開看，趕緊帶入縣衙，他是縣官邱鳳岐的內親，他直接的到了內宅，見了縣官和官太太，他把尼山天妃菴親眼所見的情形，以及三天前夜間曾經到過天妃菴，所到的鄉老們，親眼所看到的一切，詳詳細細的向縣官和太太說了一番，這位太太一邊聽着，一邊不住的雙手合十念佛，鄒瑞林更把那個黃紙封遞給了縣官邱鳳岐，說是聖母所賜，縣官接過來就要拆開，這位縣官太太趕忙攔着道：「老爺，你怎麼這麼不懂規矩，先供在那，叩完了頭再拆開看。」這個縣官不敢違太太的命，立刻擺在迎面桌上，夫婦二人全行過禮，縣官把這黃紙封拆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下，立刻也是變顏變色，太太是不認識字，瞪着眼問：「聖母說了什麼？」這位知縣把這份黃紙封在燭焰上點着，立刻焚化，太太那裏還連着追問，縣官坐在那裏低頭不語，半晌的工夫，才向太太說道：「你不要問，聖母指示上面的話多帶着玄機，說了你也不懂，只不過是勉勵我們好好作官，多作些善事，修今生修未來，保佑我們祿位高昇。」太太不住的念着佛很高興，就纏着老爺去到尼山進香，縣官說：「你不要鬧，一定去，這是件很好的事，叫人爲善，並且聖母是真仙轉世，保佑一方，我作父母官的，不也求的是這樣麼，只要保護的地方，不出這些邪魔外

道，瘟疫雜災，凶殺暴死，最低也能把我這前程保住了，我們應該也得在聖母前盡些力。」鄒瑞林更告訴縣官，現在已經起建天妃宮，即日就要動工了，自己也要捐一筆極大的款項，求聖母的保護。「縣官連連點頭道：「應該辦，這是善舉。」告訴鄒瑞林，自己要出告示保護重建天妃宮，曉諭本縣的黎民百姓，要盡力的贊襄善舉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一兩天我也要帶着太太去進香，等到功德完成之日，我要率領本城士紳，給天妃宮開光。」鄒瑞林他一肚子鬼病，縣官的情形，他也看得明白，不問可知是和他一樣，聖母也在揭露了縣官一切私弊事，他所作的事抖露出來，他這個前程也得送掉，所以現在他半句疑心話也不敢再說了。

這鄒瑞林走後，縣太爺在第二日真個的派了人替他到天妃菴進香，並且在尼山前張貼起告示來，保護天妃菴，這一來，四鄉八鎮越發的闐揚動了，傳說出去的話更厲害，連縣官全得到聖母的警兆，這尼山上大興木工，並且是晝夜的動工，這個鄒瑞林也真個的狠了心，所有天妃宮所有油漆彩畫，由他一個人包辦，他不叫天妃宮拿一個錢。可是這次工程浩大，按着天妃聖母所指示的情形建築，把這座天妃菴，改建爲天妃宮，工程雖然大，但是人多，在興修天妃宮之下，在各處裏屢顯靈異，所以連兗州府城中，士紳和大商家不是助工就是助料，這樣好幾縣的力量，來辦這件事，那真叫衆志成城，短短一個月中，已把這座天妃宮建築起來，真是畫棟雕樑，金壁輝煌，和從前小小的天妃菴是不一樣了，廟址也擴展開有三四倍，廟門前有高大的牌樓，三座大山門裏面鐘鼓樓，知客處，配殿，正殿，全是高大堂皇，可是頭層殿所供奉的却是那位肉體飛昇老菴主的塑像，第二層殿，却是天妃殿，這裏是聖母

的塑像，這張圖樣，是由這位小菴主妙清大師交下來的，更找來的是塑像名手，這尊像塑出來，真是儀態萬方，第三層是天妃宮，神案後只設着寶座，寶座可是空的，也不供牌位，這一層殿，越發的高大莊嚴，後面還有一層是天妃樓，這座天妃樓的佈置，完全是聖母起居之所，清修之地，再後面就是抱月峯，在這抱月峯前，建起一座寶塔，這却是埋葬菴主骨罐之地，在這天妃宮的正殿前，設着極大的乩壇。

乩壇的佈置和先前也不同了，建起離地三尺高的木台，像唱戲的戲台一樣，四面全有短欄杆，一個黃緞子的巨幕，能夠把整個的乩壇遮蔽，在乩壇的四週，全是五色的彩旗，上面全印着佛經，乩壇前所有陳設的五祀，全是在濟南精選來定打造的，精緻異常，並且也特別的高大，從屋頂子上用鎖練子，高吊起一個形如一口鍋的琉璃燈，裏面注着油，這盞神燈能夠經年不滅，乩壇前設着一個大寶鼎，裏面常川的冒着香烟，這是天妃宮最重要的地方，平常進香的人，是不敢往這裏走一步。

在修建期中，尤其是給這班人極大的教訓，在聖母像落成之時，有外縣來的幾個工匠，無意中說了幾句輕慢戲語，說是天妃聖母太美貌了，那知這幾個工匠，夜間全遭到極大的懲罰，有的被打得鼻青臉腫，有的被拋到樹頂子上，有的被拋到山道上，趕到第二日被人救起來，只說是昏昏沉沉中，不知不覺，僅僅聽得耳邊有人在說着：「侮慢天妃聖母，本該處死，姑念無知，暫受責罰，不趕緊改過，定遭惡報。」這幾個工匠，第二日趕緊備辦了香燭紙鏢，到聖母座前，叩求聖母饒恕他們，小菴主更是教訓勉勵一番，告訴他們不只於在尼山天妃宮不准胡言亂語，任憑到了什麼地方，對聖母有不敬的語言，定要遭報，聖母是能明查萬

里，要把兗州府一帶化成吉祥善地，凡是作惡的不早早的改過，定然要遭報。

在天妃宮開山門之日，這一天真個是傾動了整個的縣城，不只於這裏，各縣裏，連兗州府全派了官員來到這裏進香，縣官邱鳳岐率領着縣城中合縣的士紳，各善會的主事人，大商家大買賣人，全是衣冠齊整，兗州府的府台，更送了一塊匾來，懸掛在大殿頭裏，這一天，所有各處照料，完全是各鄉各鎮有年歲的人，在天妃宮更獻了極大的佈施的人們，來管理着照料，迎接所有各處善會的主事人。

## 六 雷殛財虜

山門這裏第一股香是兗州府府台派來的官員，替他上香開善門，山門前歡喜佛前頭一股香，是兗州府善會的一位董事所上，第一座大殿天妃殿開光，是由縣官邱鳳岐親自上香，這尊塑像，揭去了黃幕，按着佛門的禮節，全都敬謹的叩拜過，這裏府縣官員，就是十幾位，所帶的隨員們，也全是穿官服的，這一座大殿，官府的就是二十多位，其餘士紳們，也有有功名的，也是全身官服，行過禮之後，又到第二座大殿，就是天妃宮神壇這裏，這裏也是挨次上香之後，在院中也全擺設着香案供品，所有各鄉各鎮的人，就全不准隨便進殿了，全在院中上香叩拜，小菴主妙清大師，更把府縣所有官員集合一處，內中還有二十多名士紳，向他們說道：「今日是天妃宮的吉期，後面天妃樓是聖母起居之所，這種地方固然是不許隨便出入，因為天妃聖母已經是將要重回仙界的真仙，不能隨便和凡夫俗子相見，可是十方善士這麼熱心完成這個大功德，所以天妃樓也要請大家瞻仰瞻仰，這是大家功德所完成，不過聖

母的仙蹤是否能夠在這時賜見，連我們也不知道。我們平時也不是隨時能夠看到，並且聖母是不食烟火，這件事我早已請求過，天妃樓是允許你們進去瞻仰，可是聖母能夠見不能夠見，只有到那裏再說，可是在天妃宮沒起建之前，聖母已經指示，在天妃宮修建之後，必要召見各大善士，結一個人仙未有的奇緣，不過這件事還得請求聖母指定日期，大家全把心念正一下。」這位妙清大師說過之後，所來的這些官員，一個個願意把這座天妃樓全看一下，這位真仙轉世的聖母，若能夠賜見，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，一個個不約而同的全是屏心靜氣，眼觀鼻，口問心，隨着這位妙清大師向後走來，轉過天妃宮。

這片天妃樓就建築在正面，建築得非常富麗莊嚴，上下全是五尺深的走廊，一色的朱紅油格扇，樓下正面的四扇格扇洞開着，小巷主妙清大師，帶着這四十多人，先走進樓下，這裏面極大的地方，却沒有什麼陳設，也沒有塑像，只在迎面上設着一個高座，一柄黃色的雲羅傘蓋，兩旁朱紅色描金的木架子，插着四柄羽扇，寶座前是一個矮座，上面放着一個銅鼎，一部經卷，經卷上很大的字，是「天妃祕錄」四個字，一個朱紅色大木魚，旁邊還有一個玉盤，在這寶座的左右，却是一排黃緞子棉墩，每個黃墩前，有一個矮腳几，几上放着一個小檀香爐，除去左右各有二十四個矮座之外，任什麼看不到，這樓下，因為地勢太大，前面又是帶着極深的遊廊，所以裏面陰沉沉。

這位妙清大師却向這一班官員士紳說道：「這是聖母講經之所，不過聽經的不只於是我們，並且我們輕易不蒙召見，有時澈夜經聲，却看不到人跡，我們請示一下，樓上是否准我們進去。」這班官員士紳，全退出了樓下之後，這座寬大的樓梯，就在樓下左角，樓上的格

扇門全關閉着，輕悄悄，任什麼聲息聽不到，此時小菴主妙清大師，率領一班官員士紳，就在這院中，面向着樓上叩拜，妙清大師口中更祝告着道：「現有十方善士，和府縣官員，全深蒙聖母洪慈嘉佑，今日適值開善門之期，府縣官員十方善士，特來瞻仰天妃樓，並願叩求聖母一現仙蹤。」妙清大師祝告罷，所有的官員士紳，全跟着叩拜，行過禮之後，站起來，全靜靜的等待，可是上面決沒有人答聲，也聽不見有人行動，半晌的工夫，忽然正面上兩扇樓門，吱啞一下，往裏開去，妙清大師趕緊的合十向樓門一拜，回頭說道：「施主善士們，聖母已允許入天妃樓瞻仰。」

這班官員士紳，全是腳底下放輕，四個人一排，從這寬大的樓梯走上來，從樓上的欄杆內，轉到正門前，妙清大師在前面引導着，衆人認爲這位聖母也是凡人修練成的，這一定是答應可以賜見了，趕到隨着妙清大師走進門來，迎面樓門是八扇黃綾子屏風，衆人從屏風轉過來，只見這五間高大的樓房內，是一通連，只要站在門口是一覽無餘，靠東邊却設着一架禪床，上面放着棕蓆團，禪床的旁邊是兩架茶几，左邊的茶几上是一部經卷，右邊茶几上是一口古劍，這茶几兩旁任什麼沒有了，順着後房山，這一帶順着牆下，全是一座座的矮几，上面放着各種的法器，每一個茶几上是一樣，整整的排到西頭，靠西山牆那裏，却設着一個念經的矮座，一座五尺高的寶鼎，裏面的香烟尙在往外冒着，這樓內真是一毫烟火氣沒有，再也找不到容人的地方。

但是樓門是自己開的，這是四十多人瞪眼看着的事，這些官員不約而同全朝着那禪床叩拜下去，這種地方有一種說不出的尊嚴，堂堂的府縣官，雖則府台沒到，派來的，也是五品

官級，可是此時就沒有一個敢隨便說話請求的，那個妙清大師，更是低着頭，也是和官員一樣，向禪床和經座這裏朝拜了一下，立刻向大家揮手叫退出來，衆人剛走出禪門吱吶一響，又行關閉，雖則是在一個白天，這些官員們全是十分恐懼，近前，只是凡人看不到，他們是越發起了敬仰之心，趕到退到前殿配殿，個個大善會，所有赴善會的人，全有素席款待。

直到了太陽落下去，這位小菴主妙清大師竟傳下話來，

所有今日赴善會的人，福緣深厚，不過今日入天妃宮，非出本願，所以聖母不能賜見，定規到九月九日，在天妃宮召集各大善士，到

時候或許聖母親自降臨，不過所有各大善

之意，更不肯真個的盡自己力量來

得遭了天報，無法挽回。可是

請求，求聖母慈悲，無論

長們宣示：「這種

們消滅這種

分高懸

心敬意的等待着這個日期。

初六這天，天氣突然變了，又是風又是雨，在已經入了秋，這種時候，輕易沒有

天氣，雨下得還很大，雷聲隆隆中，這縣城中竟出了一件怪事，本城的一個富戶李寶山



，他是在本城和濟南，全開着極大的買賣，又有油坊，又有當舖，可是他對於這次天妃宮，竟是不肯作大佈施，只爲有縣官領着頭，他不能不敷衍，這個李寶山他不過捐助了有限的錢，本城的一班紳士們，勸他多作些好事，可是李寶山他不只於不肯拿錢，還說了許多破壞的話，說是他經商各地，什麼千奇百怪的事全看過，他就不信這是天妃轉世，所有勸他的人，因爲他在本城是一個殷實的富戶，很有力量，誰也犯不上再得罪他，本來捨財出自心願，並且天妃宮始終就沒有派出人來到各處勸募，別人犯不上和他爭執，他在說這種謾謗話時，這班人全遠遠的躲開。

可是初六這天晚上，這李寶山因爲大秋之後，他許多田地也交進租來，濟南府那邊也送了一筆極大的款項，他個人正在客廳中來算着賬，到了二更過後，他的賬還沒算完，因爲鬧着天氣下着雨，家中所有的用人們也在前面，客廳這個院中就剩了他自己，就在將到三更的時候，外面的雨正大，天空中又是閃又是雷，這時忽然在廳房中發出怪叫之聲，這種聲音喊得很厲害，前面長工和用人們聽見廳房這邊的聲音不對，有兩個老用人全拿着雨傘，往後院來，剛轉過通着後院的夾道小門，只見客廳前房簷子下，一片火光，在這火光下竟聽得一聲怪叫，正是這個李寶山，嗓音全變了的怪叫着：「我作好事，饒了我吧！」可是從房簷子頭，一團火往下一落，前面過來的兩人，也全吓得往外跑，兩個人全撞到一處，摔倒地上，這兩個入掙扎爬起，可不敢再往客廳這裏去了，兩人齊聲高喊着：「你們快來呀！」他們這一陣喊叫，前面還有三四個人，連鄉下的佃戶，和濟南府來的人，全因爲鬧天氣沒走，大家齊趕了來，趕到點起幾支燈籠，往客廳前再看時，這個李寶山竟是赤着背，衣服也沒有了，臉

是按在地上，整整的跪在那裏，爬伏在雨水裏，背上還有許多處焦黑的地方，全是被火燒過，內宅的人也被驚動來了，他是一大家子人，連男帶女圍攏來，在燈火下，把他扶起來時，早已斷了氣，在這時更發現他背上，歪歪斜斜的有硃字，趕到仔細辨認之下，背上是八個字，寫着：「譏謗神佛，欺人欺天。」這一來，連男帶女全吓傻了，這分明是被雷殛死的，此時在燈光之下，更發現他上身的衣服，一片一片的飛到各處，全燒焦了，趕到把他尸體搭進客廳，只見桌上的賬簿也被燒毀，連賬桌上，以及椅子，和客廳的門口，風門子上，全有被烈火燒過的痕跡，客廳中別的地方，一點沒動，他今天所收來的地租和濟南府交來的款項全不翼而飛，可是包銀子的包裹和外面的紙，全行焚化，散在賬桌子附近，這一來，所有他家中的男男女女，反倒跪在地上，不住的叩頭，求神佛保佑一家人，別再遭這種慘報。

趕到第二日，家中本不願往外傳揚這種事，但是掩飾不住，立刻到處全講說這件事，李寶山被雷殛了，因為他是大富戶，雖則這麼死了，依然照樣的預備豐厚的衣衾棺槨，發喪開弔，可是家中一時因為外邊的錢不湊手，他的夫人把家中上房中地窖中的銀子取出來辦喪事，這是一個很嚴密的地方，並且開地窖，還得把條案桌椅全搭開，趕到把地窖打開，裏面所收藏的金銀細軟，已經不翼而飛，這一來可把他這一家人急死了，但是想到頭一天晚上的情形，決不敢再疑心到是被盜是被偷，這完全是李寶山善財難捨，不敬神佛，譏謗神道，招出來的禍，損失不下萬餘金，家中全不敢去報案了，反倒趕緊打發人到天妃宮進香許願，天妃宮裏面是不出來應佛事的，這李寶山的家中建立起水陸道場，並且更由個人的買賣中提出款項來，向天妃宮佈施。

尤其是在李寶山遭報的當夜，城廂一帶，所有的窮人家中，倒有二三十處全不知從那裏來的，有的是五兩，有的是十兩，每一塊銀子上全有一張黃紙硃字，上面寫着：「不義之財，應作有益之事。」城廂各處附近一二十里內，全有這種事發生，並且全是在當夜，這一來越發鬧騰動了，這不問可知，全是李寶山家中的錢，一班黎民百姓，遇到這種事，更是決不怕人知道，到處傳揚，全認爲這是李寶山作惡的報應，這一來，事情傳遍了兗州府各縣，就是視財如命的一班人，也全很遠的跑到天妃宮進香佈施。

這天已經到了九月九重陽節，在那種神權昌盛的時代，各地全是一樣，在九月九這天，凡是菴觀寺院，全舉行着拜斗盛典，尼山天妃宮，在這天也是在大殿前堆起一座高大的香塔，這一座香塔，足有五六尺高，從早晨一開廟時已經燃起，直到了夜間拜斗時也燒不完，可以燒到通宵整夜，這天尼山上所來的香客們更行踴躍，這一天天妃宮所收的香資，就有好幾千吊，到了晚間，所有以前通知在今夜能夠朝聖母壇的人，全早早的到了，這全是各處體面的士紳，和各鄉鎮的鄉長們，平常的農民就不叫他們來，也不叫他們參與。

這一天晚間，天妃宮的佈置，越發莊嚴，只是天妃宮到現在除去小菴主妙清大師，另外就是四個女弟子，一個叫妙真，一個叫妙玄，一個叫妙慧，一個叫妙珠，這天妃菴過去，鄉民們所知道的有七八個女尼，但是香火這麼盛，人反少了，究竟短了誰，多了誰，鄉民們也無暇管這些閑事，除此之外，就是兩個年歲極大的道婆，並且這兩個道婆也古怪，一個龔，一個嘸，他們只管着打掃殿庭，給小菴主等作飯，可是這麼大的一座天妃宮，只要開廟時，你去到那裏，眼中所看到的地方，沒有一處不整潔齊備，並且裏面的佈置，有許多處，決不

是外人來相幫，全是天妃宮裏面自己辦的，可是有許多樣決不是他們力量所能勝任，這些香客們只有莫明其妙，認為天妃宮一定是有諸神相助了。

這天晚間從山門前起，到處全掛着紗燈，正面的大殿中香煙繚繞，那座香塔，濃縷縷散佈在天妃宮上，第二道殿內，這個寬大院中，却早擺設好了香案，在院當中，更按着北斗的部位，用一百多束香，在院中佈置成和天上的北斗一樣，香烟香火閃爍着，一片的肅穆莊嚴之氣，小菴主妙清大師，一身嶄新的道服，四個女弟子，也全是一色的服裝，此時所有的這些善士們，全是衣冠齊整，到了第二層，也就是天妃宮仙壇的所在，妙清大師却告訴這班善士們，現在正是為他們祈福，在叩頭之後，再請聖母降壇，這四個女弟子全各執着法器，妙清大師在香案前上香之後，立刻在這院中所佈置的一束束香堆前，他口中念着經文，手中捧着一個香几，踏罡踩斗，四個女弟子，隨着他的身後亦步亦趨，整整的轉了七週，這才把最後一股香插在爐中，一班香客們隨着叩拜，拜斗的禮成之後，這個院中一百多束香，香煙在院中全滿了，迎面這座天妃宮的格扇掩蔽着，可是從格扇外，就能看出裏邊神壇的蠟燭，以及壇上的神燈，全早已燃着，光亮照在格扇的紙窗上。

這位妙清大師走向月台上，雙手合十朝着迎面的門一拜，口中更祝告道：「弟子妙清叩求聖母慈悲，現在謹遵聖母慈訓，率領一班信士弟子朝壇。」他剛叩下頭去，正面的格扇門，竟得得的往裏開去，這班香客們認為裏面有人在等待着，格扇門開後，只見殿中，迎面那個大鐵鼎，香烟縷縷，往外冒着，迎面高大的神案，兩支巨燭，燭焰竄起二三寸高，在後面那個高大的神龕，在那盞琉璃燈照耀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神龕裏空洞洞，從天花板垂下來的

那黃綾子巨幕，早已分開，把正面那個三尺高的氈壇，完全現出來，妙清大師，轉身向這班士紳鄉長們，合十一拜，那四個女弟子，已經各自把法器放下，向這班士紳鄉長們指示，腳底下放輕些，一同進神壇，這班人很小心的，一排排隨着走進殿來，趕到進得殿來，一看裏面靜悄悄，並沒有人在裏面等候，可是看得清楚，格扇門完全是自行開啓，這時兩邊垂下來的黃綾子巨幕，更是不住的擺動着，這殿中不知那裏來的一陣陣微風，那爐中所放出來的香氣，瀾漫全殿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所有士紳鄉長們，知道這是聖母的法力了，全不約而同的，離着正面氈壇前四五尺外相繼跪倒。

此時兩名女弟子已經在敲着鐘磬，噹噹的一聲跟一聲，這種聲音悠長，越顯得這座神壇內肅穆莊嚴，此時那妙清大師，就在氈壇前點起一束香來，恭恭敬敬插在爐內，他退回來，在神案前叩拜，叩拜畢，跪在那裏，向上祝告道：「弟子妙清叩求聖母以極大的慈悲的靈感，降壇賜訓，一班信士弟子們，全恭候聖母的訓示。」

## 七 仙顏隱現

這時那四名女弟子，已經全上了那個高台的氈壇，妙清大師可是始終跪在那裏不起來，雙手合十，臉向着那束香在注視着，這時氈壇上已經把沙盤上面的黃綾子的袱子打開，兩名女弟子架着氈筆，單手打問訊低着頭，扶氈的是妙真妙玄，那妙慧妙珠，全站在沙盤一旁，雙手合十，也是低着頭，此時這個神壇中非常靜，但是在極靜之下，這殿中的風還是一陣陣的把香烟吹得四下飛，那黃幕飄飄擺動，這一班士紳鄉長們，一個個連大氣不敢喘，這時忽然沙

盤那裏發了響聲，今夜各士紳鄉長朝壇，先期已經經過妙清大師的指示，今夜只是聖母賜訓，不許紳士鄉長們隨意的請求事。此時沙盤一響，妙清大師叩頭，士紳鄉長們也隨着叩頭。站在沙盤前，面靠左邊的女弟子妙珠，用沉着的聲音向下說道：「聖母朝參北斗星君，仙駕才回到天妃宮，各大善士們這麼虔誠皈依在佛座下，聖母願意和一班善士們結福緣，同修善果。」士紳鄉長們一齊叩下頭去，口中說：「這是聖母的慈悲。」跟着沙盤不住轉動着，那個妙珠女弟子也不住口中念着道：「現在正是世界未劫之期，刀兵水火瘟疫難災，恐怕隨地降臨，在這種大劫將臨之下，只仗着人心向善，一致的皈依佛門下，多作善業，多修善果，才能免大劫難。曲阜一帶所降的妖邪雜災，凶殺暴死，只爲這一方的人全能知道這麼凜懼未來，迴心向善，尚能免此浩劫，眼前這些事不足爲懼，聖母爲普渡這一方而來，焉能坐視，定能爲你們驅邪除妖，免災去難，不過佛家以極大的慈悲來挽救這種末劫，這種事還得仗着善士們自身，個人多種善果，多種福田，聖母以極大的力量，極大的慈悲，願渡你們萬千弟子，同登壽域。現在本壇得到上仙指示，因爲兗州府一帶，是文物善良之邦，只爲近些年來，人心不古，被幾個惡人帶累得你們遭此劫難，以最近曲阜縣李寶山被神雷慘戮，他的惡跡，他自身以及他家人自知，聖母以慈悲爲念，不願揭露，可是他遭這樣天報，是有目共觀的事，深盼你們能夠以李寶山作警戒。聖母奉上仙指示在尼山天妃宮座下傳一心道，這就是告訴你們無論仙佛會道，全是一個道理，就是修心，只要心存善念，廣結福緣，無論什麼大災大難全能脫過，除非是他假冒爲善，心存惡念，這種人國法不能治他，鄉里不能動他，但是有明查秋毫的仙佛在看得明白，作善降祥，作惡降殃，這是絲毫不爽的事，只要你們誠

心皈依在一心道下，不只於修自身，還能修未來，不只於修今生，還能修來世，總然大限來臨，也能免地獄之苦。你們自身也應結善緣，能夠引一人入道，自身益壽延年，引十人入道，能夠免災免禍，引百人入道，能夠爲子孫造福，引千萬人入道，雖經世界大劫到臨，也能超脫一切苦惱。這全在個人去爲自身修未來的道路，種自己的福田，去修善果。你們這班人全是各有來歷，與仙佛有緣，聖母也要多慈悲你們。至於各鄉鎮所發生的妖異，聖母決不允許他們猖狂下去，現在已經查明他們的來歷，和他們的道行，這件事，聖母要大施法力，爲地方上永除後患，驅邪斬妖，這一切事，容我指示妙清女弟子，他現在已得我的道法，他是有極大來歷的，他是三生玉女轉世，具有仙根，這些事由聖母暗中相助，妙清自能夠普惠萬方，宏揚我一心道的道法，你們可出於誠心，願意皈依到一心道下麼？」

一班士紳們一個個全趕緊叩頭，齊聲說道：「這是聖母的慈悲，信士弟子們全願意皈依在一心道下，領受聖母的慈訓。」

這時妙清大師仍在那裏雙手合十，面朝着香案，爐中那束香，已經燒得到了爐的下面，剩了殘餘的寸許了，這時這座鐵鼎中香烟也越發濃起來，順着爐的四面隙孔中，往外冒起很濃的香烟，此時沙盤的響聲已停，那個妙珠道：「奉聖母諭，所有壇下弟子，各賜一心道雲布一份。」就在這時香案上的香爐內，那一束殘香，突然叭的一暴，火花四濺，那燃燒着的殘香，飛起一大片來，這時妙清大師竟是口中招呼道：「善士們趕緊叩頭，聖母降臨了。」此時兩邊的黃幕不住的往起飄着，士紳鄉長個個耳鳴更聽得隱隱的好像雷聲，咕嚕咕嚕的響着，也不知聲發自何處，在妙清大師招呼之下，士紳鄉長們各自叩下頭去。

趕到再抬起頭來，一個個覺得頭髮根子發炸，只見迎面神龕內，竟是站定一位女道姑，一身玄裳，右手持拂塵，左手捻着一掛佛珠，慈眉善目，和前殿裏那尊塑像是一點不差，這時所有士紳鄉長們，一個個連連叩頭，口中全是低聲說着：「求聖母賜福，求聖母慈悲。」這個妙清却趕緊的回頭招呼了一個「靜」字，士紳鄉長們趕緊住口，這時竟聽得神龕內聖母已在發話道：「諸大善士，你們能夠一心向善，更爲天妃宮完成極大功德，修自身，結福緣，應大衆生，全能接受你們的善緣，本座歷劫轉世，爲普救衆生而來，現在諸大善士能夠體上天好生之德，皈依一心道，廣結善緣，也正是爲我完成大心願，此後能夠多爲佛門盡力，多作善事，你們將來全是能夠得到極大的善果，所有你們請求，我已在壇指示，無庸贅絮，念你們一片虔誠，所以今夜和你們作一面之緣，諸大善士，可以退去了。」那個妙清大師口中喊着：「謝聖母的慈悲。」他叩下頭去，士紳鄉長也在叩頭，可是再抬起頭來，那盞神燈照耀下，聖母已然隱去，仍然是空空洞洞一座神龕，這一班士紳鄉長們，自己也不知道叩了多少頭，此時妙清大師站起，他們才隨着站起來，一同退出了神壇，那一班女弟子們也隨着出來，把格扇掩蔽，到了配殿中。

這位妙清大師却取出一盤子票簿來，全是五寸長七寸寬，上面硃印，寫着一心道，更有幾句勉勵人虔心入道，多結福緣的話，妙清每人賜了一份，叫隨時帶在身邊，更叫他們廣爲勸募，每一個票簿上全有他個人的姓名年歲，在這裏更把入道的全登在簿子上，囑咐所有士紳鄉長們要廣爲勸募，使這兗州府數縣，全化爲善良之地，妙清大師單指着李家集所來的鄉長，他們是兩人，一個是李有財，一個是張大戶，這是狐仙作祟最厲害的地方，妙清大師取



出一個黃紙單子來，叫這兩位鄉長回去佈置，照着所有的指示去辦理，一樣不許短少，在十二日三更後，妙清大師要帶着女弟子親自趕到李家集除妖狐，叫他們在當夜預備五乘轎子，到天妃宮前備用。現在李家集李有財的兒子是已經死在妖狐之手，張大戶的兒子，仍然被妖狐纏磨，他那鎮甸上就沒有有一家能安定度日的，從天妃宮修建完成，開善門之後，屢次請求，現在居然這麼答應了，爲他們除妖狐，李有財張大戶全是感恩不盡的答應着，把這個黃紙單子帶起來。此時已到了後半夜，立刻全告辭退出天妃宮，回城的回城，回鄉的回鄉。

到了第二日，無論城鄉各處，已經無形中把這個一心道散佈開，這種傳道，天妃宮是不准隨便在外面信口散佈，因爲天妃宮的指示，這是一種佛門中最大的心願，決不像別的教門聚衆斂財，只在求心不要形式，所以全要暗中傳佈，可是這種力量更大，何況這一帶的人是先入爲主，他們對於天妃宮這位天妃聖母是深信不移，全認爲這是求之不得的事，就是極窮的農人，作長工作短工，終日給人家耕地過活，他們也盼望着能入了道，得到聖母的保護，就是個人的福份，所以到天妃宮入一心道的人，終日不絕於途，到第三天，已經改變了方法，每一個大鄉村，全指定了一個善長代收徒弟，可是規矩定的也很嚴，決不許入道的人拿錢買着入道，他們自己情願獻納資財，在聖母前作功德，這是許可的事，這一心道很快的城鄉市鎮普遍傳開。

不提這些事。且說李家集的鄉長李有財張大戶，回轉李家集之後，趕緊的全遵照着指示，佈置起來，可不是在李有財張大戶的家中，他們全是躲得遠遠的，找到一個朋友家中暗地預備，這是李家集的首戶，可以說是用錢有錢，用人有人，兩個人分頭的進城買辦應用的東

西，旗幟紙張，香燭供品，這些東西容易備辦，最麻煩的是要三十二名壯漢，全要在三十二歲以下，二十歲以上，這些人必須預備齊，並且指定了在李家集鎮外，靠山腳邊，有一處是城中大戶黃家的基地前，搭起法台，這座法台是緊對着山腳邊，這尼山的面積很大，綿延百餘里，這裏離着抱月峯天妃宮很遠，這是靠着北邊一個荒僻的山脚，李家集是離着很近，在這裏搭起一座法台來，並且還有一座席棚，仗着這個一心道一傳佈開，李有財張大戶，遂把李家集和附近村莊，凡是已經入道在天妃宮作了壇下弟子的人，叫他們來當這個差，內中雖有些胆小的不願意來，可是張大戶李有財一說出口，這班人想了想天妃宮聖母的靈蹟，全是很爽快的答應，到時候一定不誤事，挑選好了完全在二十歲以上的少年三十二名，李家集，本鎮上就佔了二十一名，其餘的就是離着李家集附近楊樹鎮，仁和鎮，崔家莊湊集的，一切齊備之後，因為離着壇示的日期很近，一晃就到了。

這天到了晚間，一切齊備之下，李有財把這三十二名少年召集起來，更帶着自己的家中四五十個長工，挑着所要用的東西，到了山脚前，法台這裏時候，張大戶却帶着五乘轎，也有一隊長工們打着燈籠火把，從太陽沒落就趕奔尼山去迎接妙清大師，他到了這裏之後，見到了妙清大師，稟明了一切事全照着所指示所開的單子，完全辦理好了，自己特來迎接大師，妙清大師點點頭，叫他在殿前等候，工夫不大，妙清大師帶着四個女弟子出來，他們每人背後却多了一口劍，所穿的衣服還是照樣是平時通身黑色的道裝，那個女弟子妙真，另外提着一個黃包裹，趕到臨出來時，妙清大師親自在天妃殿上香叩拜一番，呼喚那個啞道婆隨着出來，把山門關閉，這五個道姑上了轎，張大戶倒真是救兒子心切，往反奔馳，他和長

工們一同打着燈籠引路，到了李家集外，是繞着鎮甸外走，雖是這裏早已傳揚開，妙清大師奉聖母之命，除妖狐，可是此時李家集鎮甸上家家是關門閉戶，決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看熱鬧的，因為他們實在是吓破了胆，這個鎮甸上，只要一到天黑，就沒有安靜過，狐仙雖則是只纏磨住張大戶的兒子張斌，可是別人的家也沒有得了好，拋磚擲瓦，不是傷了人，就是毀了器物，要不然就是衣物無故的冒起火來，所以一到天黑，家家關門閉戶，連小孩子吓的全不敢哭，只要一哭，大家就告訴他狐仙來了，孩子們是立刻住聲，這時李家集鎮甸黑沉沉陰慘慘。

雖則此時已經快到了月半，月亮已經湧起中天，這片燈火引導着從李家集往山脚邊過來，這班轎夫雖則是壯漢，一到了這種地方，不由的毛髮悚然，腳底下無形的越發加了快，李有財那裏仗着有這三十二名少年壯着胆子，看到妙清大師已然到來，全趕緊的迎接過來，妙清大師和四個女弟子下了轎，燈火引導着，妙清大師圍着法台轉了一週，向對面山邊和蘆棚後這片大坎地看了看，更轉身去向李家集鎮甸上看了半晌，却向張大戶李有財道：「好厲害的妖狐，這是他遭劫的時期到了，他居然不肯走，很好，這倒要看看是我天妃宮的道法高，還是他的魔力大。」在這種時候，這種地方，妙清大師雖然幾句輕描淡寫的話，但是這班人一個個聽到耳中，全是心頭騰騰跳個不住，強自矜持着，誰還敢多說話。

這座法台一丈多高，旁邊作好了樓梯，上面是兩張大方桌，排在一處，所有香爐蠟台，一切應用的東西齊備，妙清大師向李有財張大戶說道：「妖狐已經修煉千年，十分厲害，所以我不敢在鎮甸裏你們住宅中設壇，恐怕萬一在行法時他不肯就範，那一來要連累了他人遭

無妄之災，並且他的巢穴就在山腳邊，現在這妖狐已經入李家集鎮甸，我能夠把他拘出來，此處除了三十二名弟子，所有轎夫和轎子，以及你們所帶的長工，要完全離開此處，你們兩個被害的事主，可以留在神壇下，我能保護你們，這三十二名壯漢是行法的人，更可以放心，只有按着方位遵照我的指示，決沒有絲毫危險。」李有財張大戶告訴長工轎夫們趕緊走，完全退進李家集鎮甸內，聽候着幾時招呼，幾時前來，妙清大師把這三十二名少年挨個的喚到面前看了一下，叫四個女弟子把黃色裏打開，取出三十二道靈符，每人賜他們一份，叫他們帶在身上，妖邪不敢近前，準備好的旗幡，叫他們每人舉一面，這個旗幡，完全是一色黑，舊綢子製的，當中碗口大的一個紅心字，叫他們每人拿一面，分成四隊，叫四個女弟子指示他們站立的地方。

這一來三十二名少年說不出口的苦，趕情不叫他們站在法壇附近，在離開法壇十幾丈，面對着山脚那裏是八名，每人也相隔開一丈遠，誰也不許和誰說話，任憑看見什麼也不許出聲，靠左邊對着李家集，也是八名分散開，全面向鎮甸，靠右邊就是這片大坎地，也是八名，照樣的分散開，在蘆棚後面向着一片野地，這一帶也盡是大樹林子，又是一個深秋的時候，野地裏風很大，一陣陣秋風起處，已經行將枯乾的荒林，嘩啦啦的響着，這八個人全是面對着這片野地，一個個雖則是年輕力壯的少年，到此時全是一片恐懼之心，並且又不准說話，不准隨便的往別處亂看，只好遵着吩咐全站好了。此時妙真妙玄等把法台四週也全插好了旗幡，法台上是四枝極大的蠟燭，除此之外，可沒有燈火，妙真把一面鐵牌，和一支古銅鈴放到迎面，把帶來的許多符籙，和三道皇表，全放到木盤子中，一束三尺高的香，也全預備

好，這時三更早已交過，月亮往西偏下去，已被一片高大的樹林擋住，越是後半夜，野地裏風越大，法台這裏僅憑四枝蠟燭，被風吹得條明條暗，這時妙清大師向李有財張大戶說道：「你們只管靜靜的站在法台旁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出聲，現在時辰已經快到了，我要行法了。」李有財張大戶諾諾連聲的答應着，退到法台旁。

此時妙清大師和四個女弟子，他們把包頭全撤下來，倒多半是挽着髮髻的，此時各自把頭髮完全披散開，垂在背後，這位妙清大師在當中，面對着法台，四個女弟子分立兩旁，他把那東三尺高的高香，在法台前矮桌上的一盞神燈火爐上燃起，這束香一燒着了，火苗子竄的特別高，妙清大師往後退了退，把這束香在手中不住捻動着，冒着烟火上半端全散開，火苗子着的極旺，他轉身來斜向着尼山，正是對着天妃宮的方向，舉着這束香躬身一拜，口中念着：「叩求聖母發大慈悲，護壇護法。」跟着轉身來面向着法台，把這束香連舉了三舉，四個女弟子隨同朝着法台叩拜下去，妙清大師立刻舉着這束香從旁邊的樓梯，慢慢的走上法台，法台桌案當中，是一隻大鐵爐，妙清把這束香插在爐當中，香的火苗子竄起足有一尺多高，在平常任何處也沒見過香能着得這麼旺，妙清大師轉到正面，伸手把背後的劍撤下來，四個女弟子也全各自撤劍，他們是分立在桌案兩旁，把寶劍全橫放在香案上，每人從香案上拿出一束尺許長的香來，分向四枝蠟台上燃着，這四個女弟子手中所持的香，可並不往爐中插，全是手舉着他，口念經文。

## 八 法斬妖狐

這時妙清大師，用寶劍挑起一道黃表，向香火燃起，這黃表一燃燒起來，妙清左手把那支古銅鈴抓起，嘩唧唧嘩唧連搖搖起，這支銅鈴的聲音很大，在鈴聲三遍響過之後，把寶劍一揮，把這燃燒着的黃表甩向法台下，立刻被風捲走，揚起半天，如此連續焚化了三遍黃表，在第三道黃表焚化之後，妙清大師口中連連喝叱着：「好孽障，竟敢仗着千年的法力，不遵聖母的慈諭，這可休怪聖母不能容恕你了。」

妙清大師跟着取起三道硃符，全插在劍上，更把所帶來的一塊鐵牌舉起，把這三道符在那香火上一擡，全行燃燒去，跟着喝聲：「急急如律令。」把這三道火化的符甩出去，噲的用寶劍在那鐵牌上連擊了三下，這時就見從李家集的鎮甸西起，一片民房上，一陣陣的火光閃爍，一團火球跟着一團火球，眨眼間竟自山脚轉過來，除了蘆棚後這八名少年看不到，其餘三面手執旗幡，二十四個少年全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片火一亮已經出去兩三丈，就這麼忽起忽落，順着山脚邊亂林中，這麼翻翻滾滾，只有火光，也聽不見別的聲音，漸漸的從山脚邊轉向這片大坎地，從平地湧起到樹梢，從樹梢又轉向裏面，只是看的見一陣一陣的有丈許大的烟火，亮一下暗一下。此時妙清大師連續的畫着靈符，把那鐵牌連續的敲着，就這樣連續着冒過二十多次火光，又向山脚邊捲回來，這四個女弟子，一手執着香，一手全把寶劍抓起，口中的經文念得很緊，這種情形把李有財張大戶吓得全哆嗦，所有執旗幡的少年，一個個固然是聽從妙清大師的命令，不叫他們動，可是眼中看到這種怪事，就是再叫他們跑也跑不動了，兩脚如同釘在地上，寸步難移，心裏害怕，兩眼不敢看，又想看，一個個汗出得把衣衫全溼透。這時法台上面這位妙清大師，突然喝叱聲：「好厲害的妖狐，你敢這麼抗拒聖

母的法旨。一猛然把爐中那束香抓起，一抖手竟向法台下擲出去，一片烟火散落法台前，妙清大師更喝聲：「值壇弟子，不速行令妖狐現形，等待何時。」「叭」的把鐵牌向香案上一拍，這四個女弟子竟是從法台上全飛落台下，手中仍然是左手冒着烟火的香，右手青光閃爍的寶劍，却如飛向山腳邊奔去，全穿着青色的長道袍，披散着頭髮，手中又執着燃燒着的香，身形快得如同御風而行，眨眼間竟全到了山腳邊。

這四個女弟子一奔到山腳下，在一片山腰一叢亂林間，突然發現怪事，在一團火光一亮之下，忽然見那片亂林的頂子上，突然一個豔裝少婦，雖則在火光一閃之下，看得極真，他竟站在樹頂子上，滿臉帶着笑容，雙手合在一處，好像僧道念佛招訣的姿式，隱隱的似乎聽得他在高聲喚道：「妖婆，竟敢這麼多管閑事，你家大仙與凡人有這段宿緣，與你何干，我倒要看看你這妖婆有多大本領。」在他喊聲中，忽然這樹林子四週，一團團的火光閃起，全向這片樹捲過來，可是在火光一暗之下，這個妖狐的化身竟是隱去，四個女弟子已經全從山腳上追了去，相隔太遠，看不見他們身形面貌了，只有他們手中所執的香，還看得見，這時只見忽高忽低，倏隱倏現，並夾雜着一片叱咤之聲，聲高處到低處，從樹林子頂子上，又到了山腰，從山腳下又翻到上面，漸漸的看見這四處的香火往一處聚攏，跟着在樹林子一帶，那火團也一陣緊似一陣，忽然聽得似乎這四個女弟子齊聲喝喊：「妖狐，你還那裏走。」他們手中所執的四束香，齊向一處擲過去，就在這四束香一齊往下落時，山腳那邊更轟的一聲，如同打了個沉雷，更夾着一片火光，跟着一陣風吹過來，法台一帶，一片桒檳之氣，這時法台上的妙清大師，才說了聲：「謝聖母的慈悲。」跟着向法台兩旁招呼：「二位施主，

妖狐已然就戮，不用再害怕了。後患永除，李家集從此高枕無憂矣。」說話間，妙清大師已然走下法台，却向四面站立的少年招呼：「你們趕緊退回來。」這時四面的人一聚合來，忽然喊聲起處，在法台後這一面八個人中竟短了一個，在面向着大戶墳地中也短了一個，他們這一陣嘩亂間，全跑了過來，齊聲驚呼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，怎麼短了兩人。」趕到查點之下，竟是十里屯的孫守禮，崔家寨的朱茂林，這兩個人蹤跡不見。問他們這一同執着旗幡站立的同伴，也全異口同聲的說是沒看到，全因為火球閃得厲害，並且一個個全害怕，只顧看着火球明滅處，並且彼此又全在相隔丈餘遠，就不知道這兩個入何時丟失的。

這時妙清大師却帶着十分痛恨惋惜的神色，搖頭嘆息道：「這也是劫數使然，這個妖狐實在是過分的難制服，若不是聖母暗中相助，非被他逃走不可，那一來還不知李家集要死多少人，這兩個少年，定是被妖狐已經吃掉，等候回天姥宮之後，請求聖母查明下落。」這種事這班人也叫無可如何，把燈籠火把點起，妙清大師帶着他們齊向山腳邊走過來，到了山腳下燈火照處，只見那四個女弟子各持着寶劍，站在山坡那裏在等候着，趕到了近前，只見在山坡上面血淋淋的一隻狐狸，身上有許多處傷，血流了一地，妙清大師用劍指着這隻狐狸說道：「你們看就是他與妖作怪爲害一方，趕緊用火把他焚化，不要叫他再附體還形。」這一班少年們，在附近一帶找來許多枯草樹枝，就這樣可是誰也不敢動手摸這隻死狐狸，把火堆燃起後，由女弟子妙真妙玄把死狐狸放到火堆上焚化，趕到皮毛全燒焦時，在火堆上竟盤旋着一股子黑煙，直到好久才行散去，這隻狐狸已經被燒成一堆枯骨，妙清大師吩咐就在山邊刨下一個坑把他埋好，在上面更畫了一道符籙，趕到妖狐除完之後，張大戶跪在妙清大師面



前，連連叩頭，說道：「蒙大師和聖母的慈悲，把妖狐除去，但是我的兒子張斌，被狐仙纏磨，現在已經在病着，無論如何要求大師大發慈悲，把他救好了，弟子一家人，生生世世不忘大德。」他這麼叩頭請求着，李有財一旁不住的拭着淚，他是想到自己的兒子死在妖狐之手，若是這位聖母早到了尼山，自己的兒子不一樣也能保住了麼。

這時妙清大師向張大戶點點頭道：「這種事無庸請求，你家中我一定是得去一趟的，給你把邪氣驅逐淨了，安定你的家宅，不過這個妖狐很厲害，是不是你兒子還有救，我得見到他再定規。」此時天也就快亮了，李家集的人全知道了信息，天妃宮的妙清大師立壇斬妖狐，整個的鎮甸上知道此後再沒有狐仙作祟了，一個個軍中全舉着香從鎮甸裏湧出來，連男帶女，連老帶少，不下數千人，全迎了上來，在這李家集的鎮甸外，順着一條土道兩旁所有鎮甸上的居民足跪了半里地長，全向妙清大師等叩謝，妙清大師在兩位鄉長和一夥長工陪着走進李家集，張大戶家中，今夜是安安靜靜，所有鎮甸上各家各戶，也再沒有那種怪事發生了，這班人怎會不把妙清大師敬若天神，蜂湧着到了張大戶的家中。

他是當地的財主，早已派人在家中前面五間客屋收拾齊整，作為妙清大師等歇息之所，這個鎮甸上的人，就全擠在附近，連院子裏男女老少全堆滿了，妙清大師和四個女弟子在略微歇息之下，招呼張大戶帶領着他兒子所住的屋中，來到後面一所大院子內，這裏因為狐仙鬧得厲害，別的人全搬出去，只有張大戶的兒子張斌住在廂房內，張大戶招呼一班長工們阻止外邊的人，不准跟進來，可是李有財依然隨在身邊，妙清大師來到廂房內，這個張斌是住在廂房的北間，屋中現在已經有人來看着他，只見他躺在炕上，面色焦黃，骨瘦如柴，

妙清大師來到近前，却向這個張斌臉上仔細看了看，却吩咐張大戶趕緊預備香燭供品，就在屋中擺好，他上香叩拜之下，張大戶的兒子張斌，此時精神似乎有些振作起來。

妙清大師上香行禮之後，對空默禱了一番，走到了炕前，這個張斌流着淚，剛要開口說話時，這位妙清大師雙手合十，口中說着：「聖母要發大慈悲。」這個話聲未落，突然一掌向這張斌的面門上打去，這一掌打得非常清脆，這個張斌哎呀一聲，他是原本鶻虛，再這麼突然驚吓，竟是昏迷過去，此時這個妙清大師，雙手合十站在炕前，口中念着經文，四個女弟子也在一旁和他一樣，但是張大戶在一旁可吓壞了，疑心兒子已經斷了氣，可是工夫不大，這個張斌又自醒轉，他哎呀一聲，睜眼看了看，因為今夜鎖旬外斬妖狐的事早有人告訴了他，他這些日來，被這個妖狐纏磨的也自知早晚必死，每天一到夜闌，這個院裏磚瓦齊飛，在一陣巨大的響聲之下，這個妖狐突然出現，可是屋中的燈立刻熄滅，一晃兩個多月的工夫，雖則每夜纏磨，他可並沒看清這個狐仙清晰的面貌，只有幾次看出是一個豔裝少婦，現在聽得妖狐已除，所以他也盼望着自己能夠活下去，趕到妙清大師來給他治病，這一掌就把他打暈了，更不知道是什麼道理，此時醒轉過來，流着淚道：「聖母你得救我的命，我是好人家子弟，這個狐仙可把我纏磨死了。」妙清大師厲聲喝叱道：「住口，當頭一棒，已經打破了你的迷關，妖狐已除，再沒有這些邪魔來纏擾，一切事我已盡知，不許你說那些污言穢語，張斌，從此之後，你要把過去的一切事完全忘掉，一心只求聖母慈悲你，你定能活下去，妖狐倘若到了一百天仍在你身邊，就是大羅金仙，也沒法子再救你，現在照樣能挽救你，從此之後，除了服我所賜的丹藥之外，每天你要念三百遍觀音咒，只要你能夠一心皈依我一心

道下，保你依然能福壽綿長，你一家全是很好的善徒，所以才能夠得救，倘若你再敢胡思亂想，另外招來邪魔，聖母決不會再慈悲你，那就是你死期到了。」更向張大戶道：「善士，話你也聽見了，這是他生死關頭的事，你要好好照顧他，每天令人看着他念經拜佛，這樣有三個月的工夫，他定能夠恢復了他過去健強的體格，從此更能免災免難。」

張大戶連連答應着，妙清大師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，遞給了張大戶，說道：「這裏面有三十粒丹藥，叫你兒子張斌服用九十天，每三天一次，他定能脫離一切災難了。」張大戶趕緊的接過去，供在香爐前，叩頭拜謝，妙清大師吩咐趕緊預備轎子，我們回轉天妃宮，還得在聖母前去交待這件功德。張大戶是十分高興，妖狐也除了，兒子也得了救，所有這李家集一班有年歲的人，真是對妙清大師感恩不盡，前面把轎子已經預備好，所有本鎮甸上有年歲的，以及入了一心道的，全是穿上整齊的衣服，在張大戶門外排班站立，恭送這位妙清大師和四個女弟子回天妃宮，這李家集真是盛況空前，上百的人圍隨着，這五乘轎出了李家集，妙清大師招呼着張大戶李有財，叫告訴一班鄉老們，不要相送了，但是這班人仍然是定要親自把妙清大師送回尼山，以表敬仰之心，這些人圍隨着，離開李家集之後，經過楊樹鎮，這一帶全得到了信息，並且全知道了天妃聖母法力無邊，竟能把千年妖狐除掉，全是不約而同的在鎮甸內排班迎接，過了楊樹鎮，繞着仁和鎮的邊上，這條道路是奔十里屯崔家寨的當中，才到了十里屯的附近，崔家寨那裏竟出來三四十位全是他們鎮甸上有年歲的人，和鄉長們，他們緊趕過來，把道路攔住。

這崔家寨幾十位鄉老們，一齊跪在上道的當中，一個個連連叩頭道：「求大師發大慈悲

，暫行停留一下，我們有一件事冒昧的請求。」此時李有財，張大戶尙跟隨在妙清大師的轎旁，轎子一停，跟隨後面的女弟子妙真，已經把轎落平，他走出來，擋在妙清大師的面前向這班鄉老們說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這麼攔路請求，大師李家集斬妖狐，現在要回天妃宮，在聖母前交心願，你們不得隨便的請求事。」可是內中有兩個年歲很大的老者，一個是崔家寨的鄉長張德元，一個是崔家寨出來值差少年已經失蹤朱茂林之父朱少文，這兩人跪在那，那個朱少文淚眼模糊，悲聲說道：「弟子也是聖母座下的信徒，昨夜我兒子被李家集的鄉長召集去，現在別的人全回來，只有我兒子茂林竟是失蹤，我的大兒早死，只剩了這麼一個接續後代，求大師慈悲，無論如何也得把我兒子找回來，叫我骨肉團圓，小老兒感恩不盡。」他說罷是連連叩頭。

這時那個女弟子却撩着轎簾，向裏面妙清大師說了幾句，立刻轉身過來，面帶怒容，向這個鄉老朱少文道：「這種事豈用你來請求，這個千年妖狐不只於妖法厲害，連聖母的法力，全費了很大的事，才把他斬除，這還仗着聖母預先四下佈置，安排下天羅地網，才沒叫他逃開，此次倘若叫他逃開行法之地，漫說你一個兒子，這一帶十幾個村鎮，恐怕全要化爲灰燼，失蹤的兩人，是應劫遭難，在數的人，雖是聖母有極大的法力，這造定的劫數，容大師回宮之後，一定叩求聖母，叫他們超升仙界，或是到天妃宮去當差，你一家不是一樣能獲福無窮麼，不要瑣絮，趕緊退去吧。」這個朱少文只有流着淚退去。

可是那位鄉長和後面的人仍然跪在那裏，妙真向他們問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，趕緊說。」鄉長道：「我們自知攔路請求，大師是要怪罪的，但是我們知道佛法無邊，聖母實有起死

回生之力，我們這些人，全不是爲自身的事，並且所請求的更是爲一個外籍的異鄉人，我們崔家寨從上半年來了一個姓侯的，此人年歲很輕，三十多歲，也是一個逃荒的苦人，帶着老母來到崔家寨這裏，在村邊住下來，他爲崔家寨的富戶們作些苦工，他名叫侯福，人又老誠，又能吃苦，平時一個人能幹兩個人的活，並且很孝心，他這老母更是常年帶着病，雖則照樣的行動，耳也聾了，眼也花了，和他說話，全很費事，可是侯福對他老娘很孝心，自己扛活賣力氣所得的錢，完全順養他老娘，可是在三個月頭裏，他好生生的忽然夜間在村邊走動，趕到再回到他那破草房裏，一頭倒在炕上，再也沒起來，滿嘴裏胡言亂語，盡是說些鬼怪的事，我們崔家寨從此也不安靜起來，有許多人看見了無頭鬼，和吊死鬼在村邊出現，他雖是個異鄉人，在崔家寨住的日子不多，但是全因爲他大又老實，又能吃苦，又孝心，這些日來只仗着大家照顧他，週濟些衣食，可是他的病就沒個好了，整天整夜的胡嚷胡鬧，尤其是這兩天鬧得利害，看情形已經不成了，可憐他那個老娘，只有守着他哭，問他兒子病的情形，他也不懂得，大家那能見死不救，侯福一死，他老娘也不會活下去，昨天他已經連發過幾次昏，現在大家已經湊錢給他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，預備裝殮他，恰巧大師到李家集除妖，我們大家一商量，這侯福母子兩條性命，我們是決沒有法子救他了，他這種病，又鬧的邪行，所以大家來請求大師的慈悲，我們知道，聖母法力無邊，能查人的生死，倘若侯福壽命不絕，大師或許能救了他，這是兩條性命，並且我們崔家寨屢次的發現妖異，這些事也只有仗着大師來給我們消災免難，求大師慈悲，救這兩條命，救我們全鎮的人。」

## 九 起死回生

這時一班鄉老們全叩着頭，妙真此時又到了妙清大師的轎邊，可是妙清大師不等他回話，立時吩咐把轎簾打起，向崔家寨鄉長張德元道：「你們所請求的事，我已經聽得明白，我已經獻運玄機，詳查一切，張善士你的話說得很明白，這種事一半是外邪侵擾，一半還得說他個人的壽命，現在我細查這個侯福，他的壽命不該絕，並且你們這崔家寨這班善士們一片慈心，這樣出於本心的善念，是極大功德，我焉能不助你們完成善舉，好，鄉長們引路。」這些鄉長們一聽妙清大師爽快的答應了，齊聲高喊着：「謝大師的慈悲。」他們立刻全行叩頭站起，轉身引路，一直的夠奔崔家寨，相隔沒有多遠，也就是半里地，不大的工夫，已到了崔家寨，這個侯福就住在鎮甸邊上，兩間破草房，連個院子也沒有，真是極寒苦的人家，這些人圍隨着五乘轎，到了鎮邊，妙清大師等全下了轎，鄉長張德元指着這兩間草房道：「侯福就住在這裏。」

只見草房門邊，放着一口薄皮的棺材，鄉長張德元向跟隨的一班人說道：「大家可別往裏擠，病人的情形很厲害，大家全在外面等候。」這時他却先走進草房內，跟着轉身出來，向妙清大師行着禮道：「大師，這個地方可太髒了，大師可能將就進去看看麼？」妙清大師此時和四個女弟子，全是容色整肅，妙清大師向鄉長張德元道：「善士說那裏話來，聖母座下的人以慈悲爲本，善念爲門，作佛門功德事，要普惠萬方，同登壽域，完全看個人的福緣因果，對於貧富是沒有分別。」說着話向張德元一揮手，張德元頭裏引路，妙清大師帶着四

個女弟子走進屋中，李有財張大戶也跟隨進來，進得屋中，裏面一片潮溼之氣，兩間屋，還是明敞着，屋中地方倒是不小，可是四壁蕭然，到處裏塵封土跡，一張破木桌子，倚在牆角，上面放着許多盆碗，也全沒有一件完整，靠前面還有一個土鍋臺，靠前窗一帶，黑煙子薰的一片漆黑，偏着西半邊一副土炕，上面只鋪着一條席子，還是破的，那侯福就在炕的裏半邊躺着，一個老婆婆頭髮已經白了，淚眼模糊，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爛不堪，這種情形真是已經窮苦到極處，這也就和討飯的差不多了，那個張德元，却招呼着：「侯媽媽，天妃宮大師來救你兒子了。」

這個侯媽媽搖搖擺擺的站起來，一手扶着旁邊的破桌子，他却癡瞪着兩眼，向張德元道：「大爺，我那裏還有兒子，完了，任什麼沒有了，還是得餓死，我老婆子苦哇！」這個老婆婆牙已經沒了，說話也不清楚，鄉長張德元回頭向妙清大師道：「大師，這個老婆婆簡直是不懂事了，沒法和他說話。」妙清大師口中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可憐，可憐，可憐的老婆婆，這般年歲，叫他受到這樣苦惱，那還能說清楚的話，不要去問他了。」

這時炕上躺的那個侯福，臉色焦黃，兩個眼好像兩個黑窟窿，眼皮全是青色的，此時却聽他不住的招呼：「媽媽，媽媽，你救我，他要我的命，我不能跟他去，我去了媽媽就沒人管了。」妙清大師湊到炕邊，看了看，點頭歎息道：「我不搭救此人，真是罪孽了。他到了這般地步，心念中仍然是不忘老母，只這一點孝心，就能感動天地。」這時張德元一旁說道：「全仗着大師的慈悲，聖母的護佑，我聽這個侯福說過，當初他們在故鄉，也是有極大家產的，驟馬成羣，有園子有地，只是從他一懂事，這家裏連年出事，一直到他長大起來，弄

個赤手空拳，極大的一片家業就全完了，只有帶着老母流落各處，他是受盡了苦，受盡了罪，這是一個苦命人啊。」妙清大師道：「此中有因果在，非你等所知，此人以他這點孝心，他就決不會作惡事，這完全是他前生帶來的冤孽，所以這些年來，弄得他家不成家，業不成業，流落異鄉，正因為他前生有一件極大的冤孽事，裏面牽涉着兩條人命，冤魂不散，只是他個人此生沒作過一件惡事，他的陽壽很長，可是這兩個冤魂竟這麼磨折他，叫他就是活在世上，如同在地獄中一般，永遠擺脫不了苦惱，這也是他自己的孝心感動，來到曲阜縣，現在我要盡極大的力量，把這兩個冤魂帶走，求聖母發大慈悲，給他們解冤釋怨，這件事需要在天妃宮設壇七日，從半夜子時到天明，求聖母發大慈悲，把這兩個冤魂渡脫了，也就不再向他纏擾，這件事需要他自己去作，但是他貧寒到了這般地步，那還有力量再作這種功德，這兩個冤魂帶走之後，崔家寨也就從此相安了。」

這個鄉長張德元毫不遲疑的答道：「只要大師能救了他，能夠保佑崔家寨的平安，天妃宮七天道場的費用，我願意獨力擔當，不募不化，弟子也盼望着聖母多保佑我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妙清大師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，張大善士，能夠作這種大功德，這正是修你未來之福，趕快的預備一下。」跟着回頭向攆着黃包裹的妙珠女弟子道：「你看看所帶的符籙和求聖母的信香，可還夠用的麼？」這個妙珠趕緊把包袱解下來，放在破桌子上，打開看了一下，忙答道：「香和符籙黃表全夠用的。」妙清大師向張德元道：「你趕快的預備香爐蠟臺，焚化符籙的灰盆，可要乾淨，完全要你們所用香爐的爐灰，把銅盆鋪滿，此外再預備三杯淨水，旁的任什麼不用了，越快越好。」這點事在這裏極容易辦，立刻外面的父老，把所用的



取來，此時那個老婆婆還是哭哭啼啼，也不知他嘴裏胡說的是什麼，妙清大師叫李有財張大戶把這個老婆婆架到屋角一旁躲開，此時，香爐蠟臺全擺好，兩枝紅燭也點起來，三杯淨水放在爐前，立刻告訴李有財張大戶，鄉長張德元，把門口閃開，門外的人也退得遠些，因為這兩個冤魂，就在屋中，把轎子預備好，除去轎夫之外，我們走任何人不准跟隨，你們隨在轎邊頗為不利。

鄉長張德元答應着，招呼門外的人，全把門口閃開，這時妙清大師把黃包裹中的符籙黃表全取出來，取出一束香來燃起，跟着把那鐵牌鐵鈴等仍然包裹起來，叫妙珠背在身上，香爐旁放着三道神符，另外的一份黃表，和十幾道符籙全堆在那個灰盆內，這位妙清大師把香燃起，跟着香着得旺了，四個女弟子各站在兩旁，妙清大師舉着這束香，從門邊轉到香案前，繞着這個灰盆，連轉了三週，往上一舉這束香，口中祝告道：「請天妃聖母發大慈悲，為孝子侯福解冤釋怨，收此兩冤魂。」跟着把這束香往爐中一插，立刻伸手把背後的劍撤出來，把香爐旁第一道符穿在劍上，躺在炕上的那個侯福，此時却怪叫着，他可是嗓音變了，他原本是山東德州的人，此時口中却完全是說的南邊話，不住的高喊着：「不要殺我，我冤枉。」這時妙清大師已把這道符燃着，順着劍尖一甩，這道符已經落在侯福的身上，侯福却怪叫着往起一掙扎，他幾乎整個的從床上跳起來，把一床破被子也抖開，妙清大師却用寶劍一指，口中喝了個：「勅」字。

這個侯福咕咚一聲，又倒下去，妙清大師立刻第二道符燃起，那個侯福此時嗓音低微，却變成了女人的聲音，好像河北一帶人說話的情形，他却連喊着：「你不償命不行。」此時

妙清大師把這二道符甩出去，那侯福却仍然是女人的口音，却哎呀一聲，妙清大師第三道符在香火上燃着之後，往這灰盆上黃表符錄上一落，裏面的黃表符錄全行引着，這時妙清大師却在灰盆的火光上面，把寶劍連揮了三下，炕上的侯福連喊着饒命，忽然火盆裏味味的冒起兩道黑煙，一直的竄到房頂子，這時妙清大師却把當中的一杯水取起，喝進口中，嘆的一口，向火盆黑煙上噴去，火焰略熄，黑煙不散，但是香煙冒起來，屋中是一股子濃香之氣，跟着第二杯水噴去，黑煙已散，裏面的符籙黃表全燒完了，跟着把第三杯水取起，却向炕上侯福噴去，只聽侯福大聲的哎呀一聲，妙清大師說了聲：「侯福，我給你解冤釋怨了！」轉身來向妙真妙玄道：「把銅盆取去，放入我轎內。」這兩個女弟子趨忙的把這銅盆端起，緊走到外面，把銅盆送入妙清轎內的坐位下。

這位妙清大師，提着劍一直的跟隨緊走出去，妙慧妙珠也是緊隨着出了草房，各自上轎，那妙清大師神色莊重，他走入轎中之後，連話也不肯說，只向轎夫們一揮手，李有財，張德元，張大戶，因為事先經過妙清大師的囑咐，不准再往外送了，大家全在門外跪在地上叩頭，轎夫們早在這裏伺候着，草房外是聽得真真切切的，知道這個灰盆中是帶着兩個冤魂，幸爾這是在白天，要是在夜晚，他們早已腿軟了，此時誰也不敢說話，恐怕這個冤魂，找到自己身上，轎夫們抬着轎子，真是健步如飛，一口氣也不喘，小伙子們也是真有氣力，更兼這十個轎夫，全是一樣的心意，恐怕中途一停留，再把冤魂擱在半路上，他們仍然要爲害一方，那還了得，脚下不停，二十多里路，一直的跑上尼山天妃宮，轎夫們送妙清大師等回宮不提。

崔家寨這裏，在妙清大師等走後，李有財張大戶鄉長張德元又回到屋中，這時本鎮幾個有年歲人也跟進來，可真是怪事，那個侯福竟是坐起來，口中不住的喊着：「老娘，我可好了。」他不住的抓着那個破被子擦着頭上的汗，此時屋中尚在香煙繚繞，這個侯福只這短短的時間內，臉上的顏色也變過來，鄉長張德元在炕前拉着他手道：「侯福，你可真好了。」侯福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我真如作了一場惡夢，可把我吓死了，我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，一個男鬼，一個女鬼，整天圍繞着我，向我要命，方才忽然有一位提着寶劍的女仙，把這兩個惡鬼抓去，我渾身才輕鬆了，究竟是誰救了我，我老娘在那裏？」張德元忙安慰着道：「侯福，你不用害怕，一定能好了，你老娘在這裏，這些日來，把他全吓傻了，我們因爲你平時又老實，又規矩，吃苦耐勞，孝養老母，所以自從你癡倒之後，大家來照顧你，正恰巧天妃宮的大師到李家集斬妖狐，我們大家一商量，這才攔路叩求，把大師請了來，真是道法無邊，把兩個冤魂拘走，還要在天妃宮建七天的道場，爲你解冤釋怨，你從此就算到了好處，聖母全慈悲你，足見你是個好人了，這是你前世的冤孽，你想，任憑誰的力量也沒辦法，回頭我們給你送些柴米來，天妃宮啓建道場的事，我已經全部担承，不要你管，你只要好行走，去叩謝天妃聖母就是了。」

這時，這個老媽媽已被李有財推到炕邊，侯福拉着老婆婆的手道：「媽，我可好了，我又可以活下去，險些兒娘兩個分離。」這個老婆婆坐在炕邊，說道：「你好了，這就得了，我不致於餓死了。」大家見他娘兩個這種可憐的情形，商量好，回頭給他送些柴米。可是侯福已經下了地，告訴大家，根本就沒有病，完全是那天夜間在村邊去走動，忽然聽得一聲：

「我可找到了你。」黑忽忽一個人向我身上撲來，我打了一個冷戰，就不知自己怎麼回到家，現在只不過覺得腿腳軟些，心裏一點病沒有了，跟着給這一班人叩頭道謝，大家也是十分高興，這麼一個已經往棺材裏搭的人，竟會好得這麼快，這真是起死回生、錯非是天妃聖母，什麼人有這種力量，趕緊把那口空棺材搭到鎮甸外的土地廟存放，留着施捨給窮人，衆人回去之後，真個的打發人送柴送米，這個侯福真個是因禍得福。

趕情一個人走這種厄運不死是揭一層皮，這個侯福把災難闖過，天妃宮還是真個的爲他建起道場，山邊的人，每夜全聽到天妃宮整夜的響着法器念經，替侯福解災釋怨，到了第七天，鄉長們帶着侯福到天妃宮叩謝，並且這個侯福，還特蒙大師的允許，叫他到亂壇跟着別人去聽訓，趕到壇上訓示下來，十分嘉許他是個孝子，告訴他兩個宿世冤家已經全給他渡脫了，叫侯福一心向善，多作好事，好好的孝順老母，他不只於沒有禍，眼前還有福，這個侯福不過是一個賣苦力氣，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在別人看將來或許能夠發達，不過也是將來的事，那知回了崔家寨之後，他照樣的去大戶操作，這天忽然有兩個外鄉客人到來，到處打聽，德州人侯福，有人立刻從大戶人家把他找來，他真是時來運轉，趕情他的本家，一門一姓，有一支是很大的財產，却是絕戶，應該是侯福入繼，承繼這片家業，所以這個大財主派出多少人到處訪他，好容易在曲阜縣找到了他，立刻接他回原籍，當天這個侯福和這老婆婆就全變了樣，來人是很有錢，立刻到城裏給他們娘兩個置備的衣服舖蓋，樣樣齊全，侯福領着來人，是挨家的道謝辭行，自己說回轉家鄉之後，只要把承繼的事辦理完了，決不忘大家救命之恩，必來看望鄉長們，兩輛轎車，把這個侯福接走，這個侯福立刻顯着福催貌轉，並

且兩輛轎車，母子二人和來人全坐在車上，這和當初他們逃難到這裏來時，真是天地之別了，連鄉長們把他直送出鎮甸，這件事是人人羨慕，人人感歎，可是仍然歸功於天妃聖母，若非是聖母的大慈悲把他救了，他那還有今日，天妃聖母這麼大的靈異，只苦了崔家寨的朱紹文，雖是痛心兒子的失蹤，毫無下落，算是絕望了，但是想來想去，也只有認爲兒子命裏該當，憑天妃聖母那麼大法力，死人全能救活了，個人的兒子不能保，一定是他的陽壽已終，該遭這步劫，在這件事過去之後，更是家家在傳說着，附近的鎮甸，所有不安靜的地方，也漸漸的安靜下來，這一心道普遍傳於兗州府一帶，無論多遠的鄉村，多荒僻的地方，也有一心道的門徒，真是對於這位真仙轉世的天妃聖母，全是敬奉備至，就連私下裏沒有一個不敬仰的。王太冲和陸蛟到這裏時，也正是這天妃宮香火最盛的時期。

這個齊壽山他把天妃宮一切靈蹟，從頭至尾，正講了半日的工夫，王太冲聽了之後，也覺得事太離奇，這些事真有些玄虛了，並且齊壽山說時，這些事還是他親眼得見，決不是聽自傳聞，王太冲當時只有點頭贊歎，自己可絲毫不敢再說懷疑的話，因爲他們所經所見，有的事情實在是非人力所能爲，以邪術騙財的倒是到處全有，可是憑兗州府一帶，決不是窮鄉僻壤，那麼全府全縣，不會盡是傻子，自己更親眼得見府縣全親自到天妃宮進香，這要是沒有點靈異的地方，不會把這班人全驚動到了，可是個人入了兗州府境內，眼中所看到的情形，又覺得有許多事不近情理了，天妃聖母既是這麼佛法無邊，本着救世渡人而來，應該是保佑着五穀豐登，風調雨順，萬民樂業，可是所看到的，商業凋零，農村窮困，到處裏窮人多，只這眼前就是一個極大的證明，齊壽山好好的一片家業，從得到天妃聖母的保佑，他的

家業可完全送進天妃宮，這種理太講不通了，應該地方上一天比一天富庶，怎麼地方上一天比一天窮，這裏面恐怕有極大的毛病，自己江湖奔走一生，始終就不信這些事，全是虛無飄渺，無憑無據，王太冲疑心是只管疑心，却絲毫不肯說破。

這個齊壽山在晚間真是預備了豐盛的酒菜來款待王太冲陸蛟，並且給安置了他們爺兩個住的地方，在西跨院有三間空房，已經收拾出來，王太冲在齊壽山家中住下來，住過三天之後，那陸蛟暗中和王太冲說：「表叔，咱們沒有事還是早些走吧，這個地方再住下來，我嫌頭疼，這位老當家的簡直是入了魔，你看他整天沒有別的事做，除了念經就是勸善，頭上頂着天妃聖母，口中含着天妃聖母，開口閉口比那吃十八方的僧道還厲害，只是勸善，這樣住下去有什麼意思，趕緊往濟入府遊玩幾天回去吧。」王太冲道：「陸蛟，我不想回去，你也不許謗道，這是和我說，他家中人無論是何人，你這樣說話，他們可就要惱你了，這是好事，勸人學好，勸人行善，難道不對麼，我還想咱們爺兩個也入道，保佑咱們延年益壽，多活些年不好麼。」這個陸蛟嘆笑道：「表叔，你怎麼也信起這個來，這些事只能騙鬼，活人沒有信這個的。」王太冲道：「陸蛟，你的話說得越發沒理了，要是能騙鬼，那不更能信了麼，我想我們一個異鄉客人要想常往天妃宮去，是決不許的，咱們也入了一心道，作了他道門下的信徒，不是可以常常的到天妃宮進香求順，求福求壽，定能夠得到聖母慈悲。」這個陸蛟，正顏厲色的向王太冲道：「表叔，你這個話是真是假，你要想出家，也得另找地方，天妃宮是女道士，我不怕雷劈了，我就是不信這些事。」

## 十 僵屍作祟

王太冲忙說道：「陸蛟，你小一些聲音，你當我真個也中了那麼，這些事我根本就不信，我的看法還不在這一點，我認爲這裏隱藏着一片極大的罪惡，但是不容易揭穿，不容易證實，那位齊老伯所說的話，你也聽得清楚，查顏觀色，以及我們入兗州府境內所聽到的，這天妃聖母真有些不可思議的地方，這種理，我現在揭不開，燒香奉佛這是很平常的事，不足爲奇，也許我是要自尋苦惱，我認爲兗州府境內的情形太怪了，他有多大力量，他能使地方上全變了樣，陸蛟，你這個表叔雖則在江湖上闖蕩一生，什麼詭詐的手段，我全看得出幾分來，現在天妃宮，以這幾個女道士，竟會興起這麼大風浪，這裏面恐怕真個有妖魔邪術來助着他們倡導邪教，愚民騙財，叫這班人落到至死不悟，你細想，他們所親眼得見的事，這幾個女道姑是否能作的到，這裏邊太可疑了，我認定其中有極大的力量，決不是三五個人所能辦得到的，我們一個異地的客人，要來碰這種勢力，實有點自取其禍，可是表叔這個性情你知道，我看到一件事，只要認爲應該是我去作的，任憑有多大阻難，我也要試他一試，不過現在年歲大了，經的風浪也太多了，不查虛實，不明真象，對於一件事情冒昧去作，危險太多，這天妃宮所有的行爲，只有一片善念，那一件事你能指出他不好來，我這位好師弟齊壽山把家財產業，全作了佈施，這是誰逼迫他，誰敲詐他，事情上很顯然，出於個人情願，這種事，你問到他面前，坦然承認，所以這種事是一種無形的力量，以堂堂的兗州府和堂堂的各縣官，他們全對天妃宮獻納資財，進香求順，這種事走到什麼地方不犯法，受保護，

這些事，你雖然疑心，叫你無法下手，現在只有細查天妃宮的真象，但是以我江湖上數十年的經驗看來，決不是那麼容易事，還是那句話，兗州府所轄數縣，什麼高明人沒有，能騙一班鄉愚，却不能把合府的人全騙動了，我們對天妃宮想有舉動是極大危險，一方面我們能落一個心存惡念，不敬神佛，毫無所得，弄個空起猜疑，另一方面，就許找到大禍，可是我又不肯這麼甘心罷手，置之不問，陸蛟，天下的大，無奇不有，或許就有這些個邪術，也未可知，我們耐着性兒，在這裏多呆些天，雖則耳朵裏不愛聽，也勉強的聽，我們自己有自己的主張就是了，我決意入道，好作進身之階，倘若能夠查出怎樣的弊病來，能夠打破了這一方的愚民的妄念，不叫他們這麼費時失業，耗財破產，來求這種虛無飄渺，無憑無據的福，豈不是一件無上的功德，我們回家去也沒事作，陸蛟，幫着表叔辦這件事，你不高興麼。」

陸蛟聽王太冲把真心實意告訴自己，這才點點頭道：「表叔，只要安心這麼去作，我當然願意的，入道也好，當了老道也好，真能夠查出此中真象，那才是一生最痛快的事呢，表叔，你可看出，齊老伯這位少爺齊振業，對於他父親的情形十分不滿，並且整天是滿臉愁容，在他父親面前也不過是強打着精神應酬，這樣他父子之間，就有可疑的情形，表叔何不在齊振業身上多留些神，或許能得到一些破綻也未可知。」王太冲道：「我也看得出來，不過事情不要太急了，別露出一點痕跡來，齊振業雖則年輕，是個很老誠的少年，一舉一動很謹慎，慢慢的來，等機會。」這爺兩個商量已定，王太冲遂在和齊壽山談話間，自己口頭流露出來，對於天妃聖母十分敬仰，兗州府得到這樣真仙保護，將來成仙的人，不知要有多少，天妃宮叫人敬重的地方，更和別處的道門善會不同，不斂財，不求利，這尤其是見出這個道



門，是真正修道的好機會，一個平常人又不能出家，也不能去當僧道，能夠遇到這種好機會再錯過，真是個人無福了。」王太冲口頭上這麼一奉承，齊壽山是高興已極，告訴王太冲道：「若是能夠入了一心道，一定能夠保佑得無災無病，家宅平安，這樣的道門，實在是那一省也不會找到。」

王太冲道：「我們一個外鄉人，要想着入一心道，不知道能收錢麼？」齊壽山道：「我已經和你說過，聖母是普渡萬方，這種道門那能分是不是本省人，只要誠心入道，不借著這個道門去招搖取財，怎麼會不行，並且我這仁和鎮，就能辦理這件事，還不用到天妃宮。」王太冲道：「我倒是有意思，並且我既打算入道，我就要作出個樣兒來，叫聖母知道我是一片誠心，不過這次我們出來，除了還師弟你的舊債，籬兩個身邊沒帶多少錢，不過夠在外邊住一兩個月的，你能夠帶引我在天妃宮入道，候我回家之後，我情願在聖母前作一件極大的功德，為我一家求福，你可得帶我到天妃宮去。」齊壽山對於這件事十分歡喜，因為平常就各處的勸道，只要能夠帶引一個大善士入了善門，這在天妃宮是立一件大善功的事，師兄也是密雲縣的財主，把他引進去，個人先有好處的，所以齊壽山是滿口答應，一定要帶着王太冲陸蛟入道，可是王太冲和他定規好自己是真心皈依在一心道下，決沒有隱瞞的事，只是告訴齊壽山，千萬可不許提他是個練武的人，因為曾知道各處善會，對於練武的人，全十分厭惡，認為這種人全是粗豪成性，入善會入道門也不過是一時高興，常常的在這班人身上起是非，所以告訴齊壽山，千萬不許提是練武的師兄弟，一定要說是當年作生意的師兄弟。

齊壽山點頭答應道：「應該這麼辦，這不算欺心說假話，因為我們是懷着真心歸道才這

麼作，何況師兄你的爲人我更信服，入善會作好事，決沒有什麼關係。果然過了兩天，齊壽山竟把王太冲，陸蛟，領到天妃宮，自己更說明了個人是密雲縣的原籍，過些日子，回鄉之後，要在聖母前作大功德，獻一筆資財，在天妃宮作道場，爲個人全家祈福，不過王太冲此舉是弄巧成拙，他此次幾乎落個身死異鄉，含冤莫白，所以說智者千憂，必有一失，任你聰明的人，也有失腳的地方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當時王太冲在天妃宮很得到妙清大師的獎勵，可是雖說是他已經正式入了一心道，並且是天妃宮親自收錄的，可是天妃宮這裏一切的規矩十分嚴刻，不是壇期，不奉妙清大師的特許，你是不能到天妃宮隨便走走的，尤其是王太冲和陸蛟，這爺兩個又是安心要細查天妃宮的真象，他們也怕常去了反倒叫天妃宮那裏起疑心，一晃就是半月光景，這時離着仁和鎮六七里地的趙家莊，又發生起怪異事，並且事情一發現還很凶，鎮甸上一連就是出了三個橫死的人，兩個大人，一個孩子，在趙家莊立刻傳揚開，鎮甸外有僵尸出現，死的人全是一樣脖子頂上十個手指印抓得很深，並且死的人的情形也看得出來，在臨死時已經恐懼到極處，這一來不只於趙家莊鬧得這麼凶，附近離着一二里的小村落，太陽一落下去，簡直就是斷絕了行人，家家是關門閉戶，跟着就有人趕緊到天妃宮進香，請求聖母保護，可是所去的人，在叩頭請求之下，妙清大師却向去的人說，總得等候十天後，聖母才得施法力除這僵尸，因爲妙清大師告訴大家，聖母已經離開天妃宮，赴峨嵋道家盛會，總得有十天的耽擱，妙清大師並且告訴大家，這件事已經知道了，這個僵尸十分厲害，他是附近一個多年橫死的人，又被數百年前一個極厲害的凶魂附體，這僵尸決不是自己的法力所能降伏，當時賜給了趙家莊去的

人十幾道靈符，叫他們圍着村子邊，把這靈符全埋在土內，有靈符的力量，也可以暫保一時，僵尸只能在鎮外鬧，他決不能再入趙家莊了。

趙家莊的鄉長們，因為再哀求下去，也是沒用，聖母的仙駕，沒回天妃宮，只好帶着十幾道靈符回去，如法安置，僵尸這一作怪，連仁和鎮這一帶，也有些人心不安了，太陽只要一落下去，鎮甸上再見不到一個行人，誰也不敢再出入。

果然趙家莊那裏得到妙清大師靈符之後，鎮甸裏稍微安靜些，但是靠着趙家莊鎮甸邊上所住的人，只要天一黑下來，一個個頭上像加了一個鐵箍一樣，因為這個僵尸圍着趙家莊的鎮甸邊上纏擾不休，越是到了三更後，那種淒厲的聲音，聽到耳內，真叫人心驚胆戰，想睡全睡不着，每天整夜的趙家莊鎮甸上人全不得安生，可是又不能白天整天的睡，這樣一來，日子不多，這個趙家莊無論窮富，一個個面色焦黃，全像病人一樣，王太冲和陸蛟住在齊壽山家中，一晃就是差不多一個月左右，在這些天，趙家莊僵尸鬧得這麼厲害，真是風聲鶴唳，更兼這兩天，又是雨水連綿，越發的令人苦悶，連齊壽山也是整天的念叨着，總盼着聖母仙駕早回，早早的把這個僵尸除掉，連仁和鎮這裏也可以安了生。

在鄉下裏，只要一下起雨來，道路極難走，雖則這一帶全接近山邊，可是也是土道多，王太冲跟陸蛟爺兩個，兩天的工夫就沒出去，這天晚間，那齊壽山作完了他的功課，他兒子齊振業，却來到西跨院王太冲這屋裏，陪着這爺兩個閑談，雨雖則不大了，但是牛毛細雨還在下着，在這時這一個仁和鎮，差不多早入睡鄉，尤其是鄉下人過日子儉樸，晚間沒有什麼重要的事，決不許白耗燈油，這個齊壽山現在家道中落，他終歸是一個大戶人家，所以晚間

是到二更後，才肯熄燈歇息。

齊振業也是因爲心裏悶的慌，找這爺兩個談一談，進得屋來，見王太冲和陸蛟，正在燈下爺兩個下象棋，齊振業道：「王師伯，爺兩個下棋消遣，怎麼不念經？」王太冲微微一笑道：「振業，我是佛門的好弟子，修心不修口，我心裏時時在念着，不過叫你聽不到。」跟着把棋子一推，向陸蛟道：「我輸了，這就是棋錯一步，滿盤全輸。」齊振業聽王太冲這個話，他也不禁笑了，隨着坐在窗前茶几旁，王太冲道：「振業，你父親歇息了麼？」齊振業道：「剛念完了經，才向後面去。」說這個話時，却長吁了一口氣。王太冲湊到了齊振業旁邊椅子上坐下，說道：「振業，你們這一家真是大善人，一個個虔心奉佛，早晚你們這一家還不成了仙麼？真是難得。」這個齊振業瞪着眼睛看了看王太冲道：「師伯，我只有在你老面前說這個話，可是別告訴我父親，王師伯，你跟我父親是從少年時的弟兄，你看看我家中這種情形，不可憐麼，成不了仙，早晚全會餓死。」齊振業說這話時，似乎十分痛心，眼淚在眼眶中直轉。

王太冲道：「振業，你說得過分些，不致於那樣，現在家中還有些田產，你很年輕，出去找點事作，一樣的能吃飯，振業，大約你是富裏生富裏長，吃不慣苦。」齊振業道：「王師伯，因爲我雖則年輕，但是我也念了七八年的書，我們那位老師決不是鄉村的那種腐儒，他學問好，並且洞明世故，所以小姪跟他念了些年書，一切事理倒還明白些，我決不是財主少爺一流，我早就想出去，自己闢點事業，可是我爹娘年歲全大了，他們不放我走，不要說出遠門，連縣城他全不叫我去，我擰着鋤去種地，他也不叫我幹，現在這份家業完全耗盡，

王師伯你那裏知道，明面上雖說還有幾十畝田地，那還是我們的，早借了錢押給人家，父親母親到現在就沒有仔細想想，把所有家產全獻入天妃宮，求福求壽，我不知道福在那裏，壽在那裏，好好的的一片家業，受罪是快了，小姪就始終不信這些事，敬神敬佛，也得有個分寸，我爹爹簡直任什麼不顧了，只認爲個人只要一得到聖母的大慈悲，立刻就成了仙，告訴我們只要他一人得道，全家全可以隨着飛昇，還要家業有什麼用，王師伯，他簡直是入了魔道，別說還不叫我們勸，我稍說一句怠慢話，就遭他的斥責，王師伯，你所送來的錢，沒有什麼了，你來到之後，沒過三天，他就送進天妃宮五百兩銀子作功德，王師伯，可不是我往外攢你們爺兩個，老伯幾時走，我求你和我父親說說，把我帶走吧，我願意離開這個家，離開曲阜縣，守在家裏，早晚也是急死，王師伯，你救小姪這條命吧，你給我找一點什麼事，我全要好好的去作，因爲這個家眼看着已經不行了，這幾十畝地，再被人收去，簡直就沒有法子再活下去，我可知道爹娘決不會醒悟，我出去能作些事，將來也好養他們的老。」說着話，齊振業竟流下淚來。

王太冲道：「振業，你不怕天妃聖母怪罪你麼，說這些話可不許，並且我也很好佛，我也入了一心道，你真胆大，在我面前說這個話，一方面被你父親知道了，他非重責你不可，若是被天妃宮知道了，你就是譏謗神佛，欺心的叛徒，你也是一心道的弟子呢。」齊振業擦了擦眼淚，冷笑一聲道：「王師伯，叫我死了也不信，我現在也願意爽快的死去，眼前的苦惱真沒法受了，只是爲爹娘年歲太大，我整天的忍着氣這麼活下去，小姪說句放肆話，我猜不透王師伯你是什麼心意，你是一個久走江湖的人物，不會信這些邪魔歪道，愚弄人的事

情，小姪才敢在你面前，說這些謗道的話，王師伯你念在和我父親好幾十年的交情，你答應把我帶走吧。」

王太冲這時站起來，來回走了兩次，轉身來向齊振業道：「振業，你生長在這個地方，處在這種家庭中，你能有這種見解，你的事容易辦，把你帶走也辦得到，不過現在我可不想走，振業，你這麼憑自己想不成，你得和我說出個道理來，我現在不能告訴你，我爲什麼入一心道，我爲什麼不走，可是天妃宮這些靈蹟，不是傳言，全是你們親眼得見，這些事豈是平常人力所能作得到，你有什麼理由不信？」

齊振業道：「老伯，小姪總是年歲輕，就當我是一片妄言，但是出我之口，入師伯你之耳，連陸師兄也別把我的話透露一句，因爲小姪實在是罪大惡極，在這一帶說這種話，足以動了公憤，我能夠犯衆怒麼。這天妃聖母自從降臨尼山，天妃宮天妃樓，是建起來了，這尼山我們過去曾經到過，那過去的天妃菴，和現在的人全換了，菴主是火煉全身，但是當初不是六個就是七個，全是女尼，不是道姑，自從菴主成仙之後，據我暗中仔細的查看過，舊日所有天妃菴的，只剩了兩個，就是現在妙清大師手下四弟子中的兩個，一個叫妙慧，一個叫妙珠，這兩個在過去，是極不好的女尼，外邊很傳些個風言風語，胡作非爲，其餘的人，就一個不見，過去天妃菴是本城中一個財主，這家人很少，只剩了一位有年歲的老太太，天妃菴完全是他一家來助廟中的香火雜費，可是菴主昇仙之後，本城的那位財主也跟着死去，現在廟中接掌天妃宮的，就沒有知道他來歷的，連那兩個道婆，全不知那裏來的，舊有的人，更不知到那裏去了，這些事竟沒有人再追問，至於那些斬妖除邪，小姪實不懂是怎麼回事

，但是遠處的不知道，附近十幾個較大的鎮甸，凡是舊日的財主，家業只有一天比一天減，沒有一個因為得到天妃聖母的保佑，人旺財旺，全成了空架子，這種道理小姪不明白，尤其是人人念經，人人信佛，人人入道，多少田地全荒廢了，城裏我是不常去，王師伯你是看見過，我們曲阜縣過去不是這樣情形，現在商業蕭條，這是天妃聖母保護的。」

說到這更哼了一聲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我說了連王師伯也未必肯信，但是我看的清楚，一點不差，因為過去那些年我年歲雖小，爹爹也不是這樣，他年輕又練過武，身體也不像現在這麼軟弱衰老，有時候常常聚集些長工們入山打獵，從前這裏還有許多獵戶，自從天妃聖母一到，也不許獵戶們入山了，說是殺生害命，那是極造孽的事，不許幹，從前隨着爹爹入山，常常打些不太凶猛的野獸，這尼山北極峯一帶，更有許多狐狸，我們那時只要一過山，就設法弄幾頭，雖則是草狐，皮也很值錢，但是李家集鬧妖狐，妙清大師立壇除妖狐，我也被召集去助着妙清大師行法，失蹤的兩個人，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但是後來，在山邊把那妖狐除掉，用火燒化他時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小姪別的不懂，雌雄還分得出來，在這隻狐狸皮毛燒焦之下，我看得清楚，分明是一隻雄狐，這叫什麼道理，李家集不是鬧了一時了，李有財的兒子，死在妖狐之手，是被一個女妖狐纏磨死的，怎麼臨到斬妖狐之時竟變成雄的了，這不是笑話麼？回來之後，我略微向爹爹說了一句，他啞了我一口唾沫，說我應該被雷劈了，聖母了多大法力，斬妖狐時那種聲勢，你竟敢胡言亂語是找死了。王師伯，我若是看得不清楚，也不敢這麼說，可是我從此以後，再也不敢提說一句，王師伯，你說這種事不是很顯然的有毛病麼？」

王太冲聽齊振業這番話說完之後，遂向他說道：「振業，你這種看法和你所想的，正和我的心意是一樣，這個雄狐狸你看得真切，振業，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平凡，事情可很有關係，你父母以及你一家人是沒有辦法了，現在任憑你說什麼他們也不會信，還要招來他們的厭惡，只要你看得不差，以這件事證明，一切事就全是假了。振業，你是個明白孩子，你真要屏心靜氣想一想，事情果然是假，這個假可太厲害了，有多少人的性命已經送在這個假字上，這不是一件容易辦的事，恐怕也不是我力量所能推翻的事，師伯也把真情實話告訴你，我住在這裏，是安心要細查天妃宮的一切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他有這麼大的力量，你說的事情，我竟始終還不知道，因為我不是當地人，這是很好的證明，但是證明也沒有用，兗州府和各縣全把天妃聖母敬若真仙，現在要憑我們一個平民百姓，說是他這裏面有愚弄人的毛病，這個話說出口，不但沒人聽，還能招出禍來，你想是不是，我們爺兩個也正爲得這一帶的人太可憐了，所以寧願忍着氣留在這裏，我要細查究竟，非追索個水落石出不可，只是這個事恐怕不易作到，不過你師伯的性情，作不到也要努着力去作，我要盡力而爲，從此你更要小心些，現在我們是三個人，三人同心，黃土變金，暗中把力量合在一處，不會找不出大漏洞來，這件事，將來的結果，我可不敢往很好處想，不容易，但是眼看着千百萬的黎民百姓，全受了害，我王太冲居心何忍，我破出個人的危險，我要努力的作一下，你本身的事，我將來必要盡力幫你的忙，現在是緊睜眼，慢張口，記住了師伯這個話，天色不早，你歇息去罷，因爲你也辦不了別的，只有隨時留心，有可疑的地方來告訴你，不要整天愁眉苦臉，那種樣子沒用。」齊振業聽了王太冲這番話很高興，現在居然找到了能訴苦的人，這就難得，



因爲個人肚子裏委屈，全沒有地方說去了。

齊振業走後，王太冲向陸蛟說道：「陸蛟，現在看起來，我所估料的不差，陸蛟，有膽子沒有？」陸蛟道：「表叔想到天妃宮去麼？」王太冲搖搖頭道：「天氣這麼不好，道路難走，屋面上又滑，天妃宮那裏去得。陸蛟，趁這個機會，這個兩地裏，咱們到趙家莊一帶看一下子，究竟是否真有這種邪鬼作祟，僵尸出現。」

這陸蛟雖說是跟表叔練了一身極好的武功，究竟二十多歲的人，經驗閱歷不足，平日耳中也聽到許多類似這種情形的事，他實不願意去，但是怕表叔笑話自己少年沒有這種勇氣，更知道表叔這身功夫，有許多名武師全不是他的敵手，個人胆量也壯了幾分，遂向王太冲道：「表叔願意去，我是求之不得的，萬一真個是裝神弄鬼的事，咱們不可以立時把他揭穿麼，咱們爺兩個走。」王太冲道：「好好收拾一下，把腳底下弄俐落了，莊鄉的道路是極難走，盡是泥，把傢伙也圍好了。」

王太冲和陸蛟全使的是軟兵刃，所以他們攜帶方便，王太冲是一條藤蛇棒，這條兵器是他在四川得的，陸蛟却是一條七節鞭，爺兩個更有本門傳的暗器，王太冲打的一手極好的亮銀釘，陸蛟因爲功夫還差，只能打飛蝗石。雖則在深秋時候，天還不十分冷，全是一身短衣，腳底下全收拾的十分俐落。此時齊家山這個宅子內，前後是一片黑，王太冲把屋中燈攔得燈光如豆，爺兩個出了屋之後，把門帶好，院中很清靜，王太冲招呼陸蛟，腳底下輕着點，門是不能開了，我們得越牆出去，此時外面是細雨如絲，天是特別黑，真是對面不見人，伸手不見掌，一個仁和鎮，就看不到一點燈火，從大門這裏越牆出來，恐怕驚動了鎮甸上的野

犬，腳底下全是極輕，踏着泥水，出了仁和鎮。

鎮外也是黑沉沉一片，仗着在這裏住了日子不少，附近的形勢全辨別得出來，從仁和鎮斜奔西南，就是到趙家莊的一條土道，這種很夠難走的，遍地泥水，動身時不過起更之後，趕到了趙家莊附近，因為爺兩個在泥水地裏走不快，已經是二更過後，那陸蛟低聲招呼着，「表叔別往前去了，你聽狗叫的地方，就是趙家莊了，咱們還是在鎮甸外找個樹根底下等等，暗中看看附近的情形。」這時趙家莊一帶，只有村莊裏面不斷的一聲聲犬吠，任什麼看不到，一點燈光沒有，這個趙家莊外更是荒涼異常，一片片樹林子，現在莊稼地雖是不高，可是遍地青苗，附近却有十幾處坟地，也有松樹，也有柏樹，細雨還在下着，一陣陣風過處，樹上面爛爛的在響着，這種地方，真是陰森可怕。

這個陸蛟，他是壯着胆子，緊跟在表叔身旁，王太冲悄悄的囑咐陸蛟，不論聽到什麼，不到不得已時，可不許亮兵器。陸蛟雖則答應着，但是自己悄悄的已經把飛蝗石扣在掌中，爲是壯胆子，隱身在樹蔭下，呆了很大的工夫，任什麼沒有，雖是雨不大，但是身上全溼了，這爺兩個是每人帶着一頂大草帽子出來的，在樹根底下站着，樹帽子上積水更多，叭噠叭噠，不住向下流着，爺兩個已經呆了很大的工夫。

陸蛟把頭上的草帽子摘下，甩一甩上面的雨水，這時他往下一甩這個草帽子，幾乎把草帽子出了手，耳中聽到離着不遠，「吱」的一聲，這種聲音非常尖銳，又像野獸的吼聲，又像鳥的鳴聲，反正這種聲音聽着刺耳難聽，陸蛟渾身一哆嗦，草帽子幾乎出了手，趕緊把草帽子扣在頭上，抓住王太冲道：「表叔，你聽見了麼？」王太冲却把陸蛟搗了一下，不

叫他說話，可是自己心頭也是騰騰跳個不住。王太冲真象還沒察出，爺兩個還幾乎爲邪魔所困，險些回不了仁和鎮，可是王太冲以百折不回之心，要與邪魔作頑強的決鬥，危難層層，事情是越發棘手了。

(一集完)

# 尼山劫

一集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作者 鄭 證 因

發行人 張 琪

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  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

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一九五〇年五月出版

